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5  
9



文庫 11  
D 85  
9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元 袁 桷 撰

序

韓泗州老人詩序

往八十年金蹙于汴盡汴民咸勝兵抗鬪不得息聞其父  
老泣撫黃稚謂不幸生亂離使言承平時疑卒未見果承  
平耶余弗得見得見焉必若等也不十年而金亾又四十  
年世祖一轍迹郡縣轉輸屯戍徭徵江以北悉撤省而汴  
爲樂土今三十年矣私怪當時父老言合龜卜特不知得  
年者幾何人又不知得年而果佚樂者爲何如人夫壽與  
富天不能竝畀錙銖之較願與計莫以勝也大德丙午韓



010190555394

48-12136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宜稼堂叢書

泗州君美書來京師曰余家嚴君偕老于汴俱八十矣梅  
與泗州交最深官於吾鄉最久與之言文詞道政事切直  
近實今守於泗泗與汴水陸相望甘旨致問不絕汴總河  
南十數州得領公府事上汴奉觴跪行盡其私歡二老人  
方彊明艾和遊戲間里登坡陁極榛翳臨車飛礮動在耳  
眼嘗指而慨已而以喜而泗州又能清謹愷悌祝其神明  
以養其志慮休休焉不知其將耄古之所謂陶唐氏之民  
者於韓氏見之矣中都之士咸美而賦四明袁梅爲之序

張氏宗譜序

宗以族言斯古也別以爲宗記始也大宗非諸侯之制也  
居小宗而遺大宗自鄭氏大記之釋失之缺其大宗小宗

乎何取然則曷爲大宗也大宗之法不施於庶昆弟謂之  
別者大夫學士悉有宗也天子以國諸侯以封世守其祀  
莫敢爲宗下于庶人而言宗焉遺其大宗不可也大夫士  
有常宗由大宗而爲小宗小宗不可以承祖故分而言之  
小宗之嫡斯大宗矣此繼別之義也張氏之各得爲宗也  
奈何張譜始於東平東平其大父善也東平之長子禮爲  
豐縣丞豐縣東平之大宗也其季義居於東昌死復葬焉  
有子五人長曰叔溫爲高沙屯官東昌之大宗也古者適  
於他國皆別爲宗國一而地異別之義斯近矣張譜軼於  
兵迎而數之首豐縣之禰悉張氏子孫更數十百年宗不  
能易也高沙之禰居東昌合豐縣爲小宗始高沙爲大宗

宗各有別尊祖之道斯備矣張姓出于姬至周而氏著祖于韓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陽洛陽河東始興馮翊吳郡平原清河河間中山曰魏曰蜀東平譜祖以上名不得而次合賢與貴侈而書之失近據遠譜其疑矣惟貴與賢不偕同也誠貴矣非賢不能傳使果賢邪雖弗貴焉可也張氏之先墓隤於河族厄于逃今其孫若曾咸曰別爲始者猶邇也至東昌而復別何敢忘之太和之季叔恭敬父則曰爲譜辨宗百世猶今也且昔之不幸吾猶慊慊焉噫敬父之心思而淡肅肅然念其先敏儒以自持其興也於是乎在敬父今爲宗正府左右司都事大德丁未作亭于東昌之墓旁表曰宗會翰林學士廣平程公爲之記太子文學

魏郡元君復初系之以詩而俾余爲譜史官袁桷述

廬陵羅氏世譜序

黃帝二十五宗距唐堯猶未遠世系昭穆混錯若不可考置而不論者謂其詳不可聞也禮莫詳於周展親別宗強本弱枝之慮品式備具不數百年難生於所親兵車日尋卒之顛覆債絕何也其所以繼之者非其道也禮生於人情貴貴親親禮之大經繇貴而失親聖如周公猶不能以制宗法之不講所由來舊矣後漢鄭康成謂諸侯之別子爲大宗自大夫士而下皆不當有由是常宗之法廢貴爲王公其所以承攝者止於五世鄭氏之說誤也譜牒學廢姓氏殺雜獨孔氏子孫更數千百年歷歷可紀而姬氏享

清客集卷三十一  
三  
國八百餘祀秦漢之際已散軼僅存後王盛衰抑無以議  
爲矣或者謂孔子垂世立訓貴不以位故其所傳久遠然  
考諸傳記蠻夷小邦率一姓數十世噫立禮以辨位位尊  
而益爭昔之聖人夫豈不知其有是哉消長之理相尋於  
無窮其不可詰者數存焉耳矣廬陵羅氏譜繇唐至今爲  
世凡十有五爲派凡十有八旁行邪上如指諸掌合職方  
氏小史之記貴盛累葉者亦莫能竝統宗合源一其所尙  
必有其道參差不齊物之理也先之以孝謹終之以卑讓  
黜爵貴德雖百世可推也桷也公侯之子孫因羅氏之譜  
牒將有感夫昔時之興廢企焉若不及而終之以自勉者  
亦羅氏譜之微旨也延祐丙辰八月史官袁桷序

臨川危氏族譜序

姓氏之學魏晉以下無稽焉歐陽子作宰相世系切切然  
將私其親然卒數世亾軼是則凡言譜牒者缺之焉得矣  
氏族混於周之東遷祖以爲氏猶之可也別族改氏因其  
官簿以相沿襲益繁多矣繇是爲賜姓爲缺文一氏而兩  
望同源而別派至於推律觀物慕風嚮化雜然而前陳其  
避禍者託焉以自逃承宗繼絕漫不可考竄易傳會紛然  
莫能辯者數千百年皆是也宗法之不講所從來久謂百  
世不遷者德如后稷焉斯可矣后稷而不能則凡爲吾徒  
者得無懼乎孟子有言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均小人而  
言之何邪昔之親盡蓋見于孟子然而私淑之道充孟子

而能為之者吾於危氏之譜其殆庶幾矣夫遠而不可明者理之常也究其初以合乎貴賤貧富其心博其旨微將使夫困者通盈者持危氏之盛循環無窮於是乎有考焉是矣維漳州大夫於梅曾大父樞密越公同淳熙進士同乙科同著作同為番陽文敏公之門人其弟南昌君族祖正肅公實銘其墓梅來京師族孫有成嘗曰兩家疇昔若是譜非子敘不可不幸有成卒其弟歸其骨于臨川遂不負其言而序之

熊西玉文集序

粵昔以經賦科進天下士有司崇尚日異辟雍居俊游九為準繩音節程度更剗迭變雲翕影附各以其伎進拘者

輒困躓不得上方是時蜚英溢行為時所推重連百州之地不能以什一數邈音聲之近絕師弟子之敬和筆繕札傳誦不止其好慕實使之然也當咸淳初江以東言熊公焉余師剡源戴公言為同舍郎時學官始授題熊公據案瞪目鉤淡摘微落筆澄澈理融意新蠶則績而珠纒屬也未幾失仕東歸沈冥簡編空林窮厓之怨橫溢間發而安之有命不憤不悱猶昔日年壯意盛之所作擬諸於德殆其微與噫陶唐氏之亾歷年滋多精淡憂思愈遠愈在極周陵遲諸子相繼有作是則先王之澤不可以一日泯自漢而下殆無以議何則理不勝弊焉故爾夫弊不極不足以自振此強仁者之所宜知嘗聞公閉門盡心索六藝之

蘊以極遠紹後之學者是宜有考故不知其不能而申其說命序之者實壻張拱辰氏也

陳元吉韻海序

近世儒先以韻書首於江左其理未竟論者疑焉夫聲與韻文字之自然童歌巷語肇於唐虞旁叶偶傳與君臣賡歌相表裏非若今世拘拘然以清濁爲高下論也小學廢已久言六書皆本於許慎或者謂揚雄太元奇字與許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知屈氏而下若司馬諸賦其不易解辨豈亦其所自製故昌黎韓子謂凡爲文宜略識字則世所爲許學者苟趨省易實秦相斯之學也按魏李登始爲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說成於江左江左之文

綺而萎其於韻若法律爲師條分目析錙銖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說而莫之變能變者宋惟吳棫氏今世所行唐韻博極羣籍之要見於其序而近世附益終莫能已噫學其果有止也邪眉山陳君元吉少以春秋試有司第一南極交廣以游夫幽冀之平行揆奇尊聞包絡擴拾因韻以廣卒爲是書名曰韻海班然而居編懸在庭各得其職雖第而輕重之同律呂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殆猶其微與昔顏魯公爲韻海鏡源集古今韻字凡三百餘卷識者謂其摭華撮要該於理著四庫散落不具而今也卒俟君以成合流納污愈遠愈清至於海者百川之功聚也敢誦所聞而因以序之

鄆城馬節婦詩序

詩始婦人先王盛時天地萬物之理推變審情者若是矣不幸而大故守中秉德合於自然憂辱恐懼蓋不能以相動也二南之化行於天下未及數百年陵夷變遷首於國君夫人聖人憂之錄於風雅書於春秋後有述作尤惓惓焉以致其意嗟夫乾坤之道相濟以成者也皇元一海宇累下詔郡縣孝子節婦按實旌植是謹鄆城王母其狀曰馬氏年少喪夫養姑鞠子織粟盡恩禮閭戶循飭四十年終始不易由是鄉老言于州州上其事禮部繇是得加桓表焉柟待罪太史歲終常會以奏書然陳詩以觀史官之職也凡我同志什爲詠歌先之以憂勤終之以燕樂足以

見夫國家德化之廣非止爲王氏榮也豈不美歟長子質山東宣慰府掾季獻今爲翰林院都事云

蕭克有字序

在昔先民理得於簡易其言動視聽之方不求合於禮而所謂禮者何其日用而不知也唐虞之際黎民時雍至於湯武出而禮益立於是升降揖讓以成其容爲之珩璜以節其步武爲之弁冕以嚴其首服黼黻有度尊彝有數溫柔剛毅寬嚴張弛之教復品節而備具之噫可謂至矣世益衰而法益繁悉刑以防其情民之日不幸者非天之所與殊也俗媮而說麗教不足以勝靡然從上以自治其亦未知其本始焉者也周之衰諸子馳騁激於世者黜仁絕



禮以自高急於近功則皆苛迫峭刻益莫知其所措聖人  
政刑德禮之論幾乎其息書曰臣人克有常憲解之者曰  
憲猶法也奉有其常者也民之初生淵乎其仁詩書禮樂  
造士之具也不由是而推奉法以爲固有夏后氏之世吾  
誠知其不若是也廬陵蕭御史之子憲其師黃君字曰克  
有請其說於余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有之義備矣  
假於外以爲常將失其所謂由己之道修其由己之道莫  
若乎禮故余先言其得於天者如是而復以學禮之說告

袁氏舊書目序

袁氏舊書目者曰袁氏舊書之存于今者也始曾大父越  
公舉進士時貧不能得書書多手抄強記至用高祖妣齊

國夫人魚魴冠學書後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  
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錄以  
歸於是書始備矣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  
文儒爲牧守公私閒暇擊鮮享禮會寮屬以校讐刻書爲  
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鈇以取衣食而閩之建蜀之  
益其最著者也紹定辛卯公自宥府歸里遂累土爲堂貯  
所得書於東西榮公日處其中客至不復道世事顧嗜陳  
黃詩擇其適意者手書爲編寓物詠歌與道游遨休休焉  
不知其年之將耄如是者七年而薨舊書之傳距于今四  
世矣梅幼聞公從學正獻公時有手校九經旁說疑義皆  
附書左右最爲精善欲從諸父一觀而未得又欲合諸父

清容集卷三十一  
之藏分第爲目錄亦不果竊嘗謂天下之物聚多者終必散或者早計於未散則庶幾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於山中己丑之災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書一夕而盡昔之預計者乃幸而獲全嗚呼此公之靈有以啟其衷也惟公以勤勞起家其書之傳不幸而不存固當歸之於數其幸而獲存者敢不襲藏心思而躬踐之以求無忘前人之意謹次其本始書以爲舊書目序

袁氏新書目序

余少讀書有五失焉雅觀而無擇濫閱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攷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錄史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無成

聞人之長唯恐不及將疾趨從之而輒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爲文未能蓄其本經術隱奧茫乎其無所適從泛然而無所關決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爲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墾王爲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爲精也往者書未模印時爭傳寫授讀較余所藏之書不能十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說與往年春書燬于火偃仰草茭所失物不復追憶而於書獨不能忘懷已乃思前之五失一旦而悟將從事於內以求自得之實其年夏大人過故都復購遺闕篋載以歸意者斯文之富將過乎

潘容集卷三十一  
昔而余又思旁搜遠錄俾夫昔日之藏矣噫年未至於壯  
其五失可以亟改也而古人之志余亦竊有慕焉用識吾  
過以爲袁氏新書目序首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

始余讀戴記帝王疆理不盡於衡山而虞書致日迺南極  
交州是則要荒不責其貢賦使者雖歲往返凶害也馬伏  
波議兵法與建武帝合勞民入於潦霧蚺蛇之地其得意  
自敘反不若賈君房建罷擊議時俗升降略地定功後王  
所尚者然與唐置安南都護府獻令鮮薄同羈縻州開元  
詔太史測天下畧交州爲南履準事與唐帝類不聞其有  
僭拒事也萌芽侈心承詔旨以肆誅索一不得意而曰損

國體者是誠盜臣也已世祖文武皇帝神幾洞察不加以  
兵而安南畏威不敢朝終五世削王爵以奉貢今天子卽  
位頒正朔議遣使於是文君子方拜禮部郎中爲使副以  
行辭命專達儀注品節唯子方是毗入其境不旬日卒致  
命以還稽諸往使五十年所未有也還都示子行記一編  
夫誦詩專對夫子之訓也予於書獨有取焉宣上意傲有  
眾誓命焉有考山川導別表土俗以宜于民莫詳於貢書  
至若贊帝德以傳示永久是非史官不能子方以論議奉  
使事三者將兼而取之誠於詩書殆相表裏矣蠻荒酋長  
俾知夫中國有人焉者其自子方始窮極珍麗媚上以營  
夫己者子方不知其說也是宜廣梓以告于後之使者云

年月日袁桷序

白季清母夫人受新封詩序

春秋經錫命之制後王以品秩益展其追榮倣古則今至于是大備今皇帝嗣大歷服桷時在翰林得與議典章儀注僉曰勳爵古制以人子所居官褒崇之罔俾專美于前代定其格入奏皇帝曰可輕外重內非廣孝道視所居官咸大賚之詔下皆叩首望闕謝浙東元帥府都事白君湛卽以其所宜封者爲母盧夫人請于朝得封太原郡太君盧白皆中原望族盧以文詞鳴翰林白氏再世持雄辨清言冰雪纒藉聞者莫不興起若是者尤足以振耀也噫世之崛然因其夫與子蒙爵命者多矣未有若盧白之清望足以厭服于當代恃其世家白君之所不敢朝夕溫清陳白其所行事秉心以公張弛興革孰不曰是真世家彼夸詡者誠不足爲兩家重也郡之儒士相率爲歌詩以贊俾桷首爲序泰定元年冬十有一月前史官袁桷書

甬山集序

文章與時爲高下誠哉是言也宋祚將亾國學考文其悲哀促急不能一朝居四方翕然取則凌躐上第至今殘編斷牘讀之令人歎恨不已蓋士生斯時能自拔以表見者不一二數有一人焉則又韜匿冲晦與世若不相接始予少時見三江李君在明于史塾其貌癯然其語泊然僅知其爲長者也下世十餘年子汲以所爲詩文十卷號甬山

集相示貫穿籠絡悉本于五經之微旨而優柔反覆羈而不怨曲而不倨藹然六義之懿宮商相宣各叶其體情至理盡守之以嚴無直致之失世之號能爲詩文者率不過是較一時之輩流實居其最惜乎昔時之承接不足以知其萬一也維昔秉義公以盛德燾裕世科聯踵今五傳矣論其詞章則擬於先世爲有光汲能廣而傳之惠於吾鄉俾其子孫得以遵守豈不韙哉泰定二年冬十月袁桷序

蓬萊閣詩序

會稽爲禹會諸侯之所自嬴政一登而其山水之勝迄兩漢孫吳莫有表章或者謂當是時征伐蠻粵爲用武地而士大夫在朝廷簪筆執牘以奉天子之游宴顧安得從事於荆榛險絕以暢其耳目哉惟太史遷出於流落不偶以至而見於賦詠實自東晉始方王謝諸賢南徙渡江北望丘壘其悲離感愴不在於仕進故其意念殊絕揆奇抉幽樂天以俟命而會稽號爲南鎮將騁懷以摠其所尙故今之言游山水實自會稽始繇是而降游者益廣而專牧守之任者得兼有而畢具矣元微之以觀察使鎮會稽所辟幕客皆知名士號爲絕倡後人作爲蓬萊閣蓋取微之詩語唐宋鉅作悉刻于其上雲內王侯叔能父泄是邦政簡訟平百廢俱飭復閣之舊迺曰昔之諸賢意必有在登斯閣也將見夫同寅之肅和寮寀之靖共飛觥擊壺以彷彿微之昔時之盛巖壑交暎神閒意消不苛刻以暇豫彼俗

吏瑣瑣夫豈知是也哉同郡儒士合賦詩若干首柄與叔  
能同官于朝審平昔清靜簡易之論於是乎見雖老尙能  
爲侯賦之泰定三年正月甲子清容居士四明袁桷序

馬氏族譜序

譜以遠言懼其非吾祖也以近言有悲吾之不得已也金  
徙于南衣冠故族扶挈僇仆十失其九者有焉百不得其  
一者有焉難甫定遺童孤兒想像先人之容儀音聲僅得  
於髣髴推名諱至於祖則有能言者矣上而高曾不復有  
能言矣余嘗攷夫譜牒之書秦漢以後牽強附會世表姓  
纂僅取其近似作史者不得不爾凡爲子孫者罔敢以是  
爲傳信河陽馬氏蓋皆昔時之望族今元帥公知夫高曾

以上之不可以譜遂斷自其可知者爲之旁行側注官位  
名諱以明其始卒葬年月以慎其終用意宏遠將以期其  
子孫之日盛嗚呼百年之計莫先於德德愈種則見於後  
人者不俟而自至晉丞相王文獻公導渡江始立家譜不  
及三世而蕃衍盛大史不絕書馬公之意蓋若是願相與  
勉乎哉則得之矣泰定二年七月乙卯前史官袁桷書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

廣信鄭君復初舉進士之歲時維三月值其嚴君始生之  
朝作爲歌詩而終之曰移忠云自茲其立志誠遠且大矣  
夫仕莫不欲榮其親仕貴矣所尙貴乎自立不爾則其於  
貴也乎何有故昔之學仕者必求夫大賢者之格言以佩

服之若鄭君者策名未離乎都門超識遠抱先之以不苟  
若是余嘗於殿廬識之冲然其容介然其操審必能有異  
乎眾也暨余還里咸言其在官也奇衰不入於市貴俠不  
登于庭盡職而無所顧避是其所蓄足以行所願矣泰定  
三年秋八月同校文江浙始見其屬和者凡一編嗟夫古  
之果於正諍必寧夫親而為親者計其誚辱將與之同患  
難而不之避故載於史傳者不一鄭君之志見初筮駁歷  
既遠聲譽益振始信夫家庭之教在乎夙昔誠不在夫今  
日也因申其旨而為之辭丙寅歲八月壬辰袁栴序

周彥祥存樂堂詩序

往者淮甸為南北要衝耕耨不足以盡其地力彌望數十

里皆草屋星散高下每歲春秋避兵輒土窖稻麥老稚潛  
匿叢薄中丁男健婦守舍相偵伺黃塵翳天猶能在旁近  
結集保護卒然有相接持梃箠盡力以抗其甚不幸者則  
皆係累長驅銜車逐馬故凡淮民之家子不識其父弟不  
知其兄因循苟活慈孝恭敬施於家庭之懿者未能也吁  
誠可悲也夫世祖皇帝一海宇淮始為樂土今四十餘年  
昔之父老言昔時之事未嘗不先之以歔歔繼之以幸喜  
野無閒民而詩書庠序之教駸駸乎雍熙之盛廬江周君  
彥祥於是作堂以奉其二親而名曰存樂予嘗以為生乎  
今之世有幸不幸存於其間故其愈後者則愈樂而生乎  
其前者若彥祥之二親是也彥祥之奉親當補其昔時之

不可致推彥祥之年亂離崎嶇猶耳接而身受至其諸孫則蔑有知之者噫豈非愈後者則愈樂然則彥祥之心所以樂其父母昆弟者可勝道哉太學博士姚君爲之記善爲歌詩者將別爲一編乃首爲之序彥祥今爲某官

### 白鶴詩序

泰定元年春二月有旨醮於崇真萬壽宮特進宗師吳公主祠事越四日有白鶴三集雲中指殿前五日復至旭日晏溫執事有恪皆承睫仰視一口贊慶士大夫各爲歌詩以侈其異嘗聞禮儀神明之事莫嚴於精意而諸物之畢至良係乎聖德之通感惟今天子踐祚之初詢賢考能敘福以錫庶民籲天請命實不私於己祠祭之事遵敘以行

罔有偏好昔漢宣帝勵精圖治嚴嚴祠事時則有白鶴集于廟庭異代同符稽諸行事實過於彼而祝釐奉祀以承上命者罔敢暇逸吳公蓋有之焉絕地天通昔之聖人將以止夫襍祥之說天人之際合於自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不然詩書所稱其得而廢之與詩若干首遂爲之序

### 春臺詩序

老氏之學以澹然無欲爲至道故凡人之所同然者必激言以相反至於樂觀燕處其徒曰曠其說則曰吾教必若是侈靡盛大浸淫於天下其言曰聖登春臺彼嘗非而鄙之今考其所爲若不相似視其言者吾猶以爲近古也延平余君惟熙於是取以爲齋名焉昔之盛時淳厚給足充



然樂其身非直爲耳目之美觀日作夕息相安於閭里康  
衢之謠擊壤之歌其教易行也今海宇一轍戶口田野休  
養蕃廡涵濟聖澤庶幾時雍之治惟熙慕古於是乎得之  
矣理適乎中人情之同隨物而遷者過也極枯槁禁制以  
爲至樂矯然者也惟熙嘗爲威茂安撫司僉事今屬國史  
府通敏守禮推命名之雅其將樂夫天年同眾以求用於  
世者與集賢大學士郭公大書其戶冊朝之卿士咸爲歌  
詩山夫舞舞之歸天人之烈合於自然蓋亦不賦然而然  
命曹伯明文集序蓋有之焉熙天賦昔之聖人部  
江西之文曰歐陽王曾自慶歷以來爲正宗舉天下師之  
無異辭宋金分裂羣然師眉山公氣盛意新於科舉爲九

宜至乾道淳熙江西諸賢別爲宗派竊取國策莊周之詞  
雜進語未畢而更事遽起而輟斷續鉤棘小者一二言長  
者數十言迎之莫能以窺其涯而荒唐變幻虎豹竦而魚  
龍雜也嗚呼三公之文其思厚以深其理精以正凌厲乎  
諸子貞元而下曾勃然不可自讓後之人懼蹈襲之譏卒  
至於濫觴淪胥而莫能以救可勝恨哉大德中梅與端明  
曹公之子伯明甫爲翰林屬其爲詩文如桑麻穀粟切於  
日用不求酸鹹苦澁以傷乎味之正篤實渾厚與其履踐  
見於事物者實相表裏夫行以爲先言實次之言不勝不  
足以害道翕翕夸詡含譏以射人者猶懼其不解方手指  
其說曰吾意蓋有在若是而罹于人禍者多矣伯明以親

老再為編修官補外以去幾二十年來京師為文若干卷  
得而讀之其哀窮舉躓略枝葉之學春容雅馴以循夫規  
矩它不能以詬病也夫慕其輕浮而欲求似於瑣瑣者伯  
明之所不忍抑有聞焉老而能學吾二人之所宜繼炳燭  
之勤願相與切磋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元 袁 梅 譔

序

送鄧善之應聘序

近世先達之士類言求進于京師者多羈困不偶煦煦道  
途間麻衣弊冠柔聲媚色無以動上意其言若諄切懇款  
後進之士懷疑而不進百以十數然遇不遇命也而言若  
是則抱道自足者益無忌於世而或者亦得以窺其介且  
固焉夫道成於同而弊於孤雲龍之相從風水之相應其  
理然也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為今世無是決  
矣吾徒當力學為己閉門息心耕六籍之圃溉根以茂實

若古逸民高士退靜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塘囂塵五達之衝意寂而體舒無造門囁嚅之勞下帷授書衿佩森立公卿貴人皆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盡恩意以相周奉其有不可強猶謙挹慰藉人咸以爲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論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將如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驗而其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誣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於不辱謹得避難貞白而無愧斯近之矣方今食太官衣御府亾慮數百擬之漢世爲盛吾意吾亾周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禹之經明行絜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取者苟不以是進則其氣昌而愈完行周而無躓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莫能入嗜味者腊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相好無所隱思處贈之誼而密以告焉

送曹伯明序

議者謂故家世官陽明精絜之氣極于簡冊溢于圭組盛衰消長始相尋爲無端焉嗟夫豈誠有是理哉百尋之木上干雲霄盤礴慘舒履之而後至其風雨雪霜之變適其事會理之不可詰者誰得而辨而苟一時之得失以自詭吾未之信也士患不自知而卒病夫知者迄莫可究至於凌高躐澁恟怛疾進幸其安肆顛越而莫救則豈其父兄之過至不幸糜爛墜覆與世爲始終者要未得以成敗論

也廬山曹伯明官翰林十有二年始爲編修官議當敘遷  
曰愚名居先願以讓秩再滿則又曰太夫人春秋高願補  
邑以行吾知其盛衰消長之理炳于胷中確乎不能以易  
者也維昔從祖文簡公既老來朝翩然東歸位不充其德  
未幾先正端明公敦知止之誼慷慨力去邈乎高風趾躩  
不墜謙以居之仁以成之振世德之緒使議者之言不出  
乎口其自伯明始因其行序以識之

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偵候于王公之門  
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以求售若乘必駿食必稻足趺而  
腹果介然莫有所遭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者心誠

知之孰慙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能其不得之則歸于人  
惕然而自治吾未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茲三年矣語  
焉簡然行焉恂然嗇其菁華韜焉以淡視世之可言文辭位  
貴重者靳靳不自表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范君誠審  
焉抑不可知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者責莫能以辭也君  
所爲詩文幽絮而靜淡怨與不怨皆存乎天慨然南歸善  
治其學彌謹所徇使果擇士耶無以易矣譬之璞焉蓄極  
而光遇寧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

送周子敬序

溫與閩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絮子弟勝衣能文詞父兄  
相與言命束裝負書以行四方劇切感動約不有所就不

復見故凡困于有司則適從諸公貴人職牋記劇談論翺  
游以自逞其橫厲捷發者讀太公孫吳書橐鞬轅門建功  
業萬里樂生重遷卒無所思其故土然視閩俗爲最少噫  
弊成于過高安其所常義不能以自勝恬不知改積數十  
年來蔑有以議亦固矣當咸淳間周子敬以治經游錢塘  
聲至士避未幾而科舉絕來四明授業于嘗所知己南望  
數十驛每悒悒不自置罄囊橐以歸拜其家君焉得奉終  
于其家夫情合於中情至而不從者非罪也縱情而不返  
極其所從於理乎何有始於榮其親終於私其身漠然而  
不接茲惑滋甚視子敬之道得以愧矣子敬將終老于吾  
鄉棄其田廬畀于季弟以奉先人之祀今年夏季弟疾亟

貧不能以行天台趙叔度官于溫載與俱歸審其心於季  
弟友且怡也桷與之交最深慕其靜安絕毫髮僞妄蒼然  
長身風雨一室無子弟伙助而清韻雅語舉觴晏如與之  
違寧無介然者乎今歸于家其耄者必曰當終樂於我此  
士也幼者則曰先生老于行悉于事某聞某戒願執簡以  
受去魯之意吾未知所決也化民成俗之道必自上始因  
俗以徵其謬子敬其何遜敢俟而質諸

送劉習卿序

今之爲守令者據文法以具事事弊而法具雖更百吏焉  
無易也事當而文不具一撓詰之辭舌無所對歲部使者  
入境吏曹取舊牘相考訂附益完善至名押題署忝所補

不復問使者坐所治決事按擿十不得一二然皆毫末靡  
細於政體不相涉故稱能吏者或以苛察議噫徒法不足  
以致理任情而失實故先王爲法以禁其過久而繁滋則  
審於治者簡而易之使不病焉斯可矣大德丁未浙東西  
以饑告殍移日屬于道官會其數于鄉將賑活之其不實  
者究焉鄉登名于縣縣審而始聞于郡郡以事至重闔郡  
寮以議其一以故不預則旬月以俟乃得達部使者部發  
使於鄉復詢察而周詳始定其議如令夫幸民之饑乘而  
弊焉者羣下之過也因其弊而持久之則民之死者日益  
甚法顧安得以救有司者之意夫豈不知是拘於文狃於  
故相安而不改其勢然也今年夏中書掾汴劉習卿御史

府舉爲浙右肅政從事習卿精敏簡廉與余議古今事嘗  
欲以無法爲法其施張而品節之者必中理道至於條據  
辨析灼與繩墨脗合向宦江南灑然無俗吏意據鞍賦詩  
危坐終日一語不及律令今從事職掌號總所部爲至重  
故余舉今之所急者以告俾毋汨於常而變通焉彼瑣瑣  
守文者又烏足與語是

### 送祝道士南歸序

世祖皇帝取江南首詔召龍虎山嗣漢天師掌其教或曰  
其父觀妙公嘗推天人之要教由是尊元貞制書嘗言之  
今上卽位歲以天壽節命使者祝香于茲山延祐四年天  
冠山道士祝君爲祠官將行求予言以餞噫盛衰消長相

尋爲無窮禎祥之說儒者之所不道守經執中則必一其  
說以立教然而窮居巖穴之士精思據會其爲書也幽明  
簡淡由變察來使之默焉以知畏將以定夫天下之象夫  
豈荒忽以眩於眾理有所不能逃焉者若是矣老子之學  
法於簡易陰陽闔闢必本於其身因身以及物故凡水旱  
疾癘必責其徒其徒則曰吾無爲也何取是若是則其教  
之廢也久矣昔先正肅公守饒觀妙公始十四五以禋祭  
上章入靜室正肅公嘗與之論天運環合之道觀妙公愀  
然有言曰公老不復見當在四十年以後于時族祖永州  
親聆其說亟言之龍虎由觀妙以興祝君多藝能沈靜篤  
志其歸山中正辭永命予不能以告敢誦所聞願有以推

究則世人之所深望將不憚煩豈若彼大言者飽食自嬉  
以無聞於後姑勉乎哉

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今世論道理詞章爲二塗師道德之說者毫分縷析派其  
近似而刪黜之其言博以約據會統宗謂一足以總萬也  
然懼其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山林頽放諺俗之語  
皆於是乎取甚者金石著述勦其說而師倣之莫得有議  
焉者矣昔者夫子言行見記於門弟子簡絮精粹嘗竝於  
五經初非有意於辭也謂不若是不足以有傳也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私獨怪近世學者參錯輩出過子貢十百倍  
將惟其所尙而然邪抑羣聖之道存於書涵泳濡濟不期

然而能者歟科舉廢已久今天子崇闡文治損益條制以興其賢能八表之士連軫結袂于然以來然而沿襲之弊相尋於無窮愛憎之說若不相似宣城汪君叔志首上于春官報罷以歸則曰吾學未至焉耳揆幽闡微遂益治其業戊午歲復來京師擢乙科授同知平江州以歸則又曰仕優而益學斯可矣將行求余贈言以歸余固感夫二者之不相同也綴言以績文將以明理也理不自得剽襲以求之文益弊而理日益遠將焉以爲準興之以化成天下實自有司始操繩墨審程度有司盡之矣合八音以成律呂師曠猶難之噫有司之任其果能有同乎維昔端明公誥命擅天下制作具備集眾美之效也慶流雲仍叔志之踵儒科于今十世矣志專而氣昌異於凡近其異也必能以復古家世趾嫩莫叔志若也故余以昔之有疑者告之而因以勉焉夏四月越袁桷序

送吳成季歸省序

噫吾徒來京師視成季有三愧焉居京師者不宜以塊處蓬蓬然結鞍整袂惜日以進其不能是者目以爲固野成季則不然閉門展書視日蚤莫冰渟而川止也達公貴人語未脫口納柔奉佞千巧百詭成季獨正色指畫朗言某事未當至論天下休養大計龜灼繩直聽者喑舌方疾趨以行不勝其愧成季幼爲方外士常所置論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夕養而吾徒將捐棄尊愛荒塵



敗屋啜蔬飯糲業官以爲生如無所容歸若是者愧之大  
者也今年春承詔如南得省其親樂不能以已而懷愧者  
亦爭道而交贊夫人之情於道不遠極其所驚而卒莫之  
救化之者不足以導歟將人事之未思不復以致此歟唐  
之陽城語若鄙近薰然而歸養者凡數十人何則機使之  
然也儒於道最高力不勝其弊則成季之出處吾當疾馳  
焉從而慕之整轅於四達之衢斯得矣又何愧焉因其行  
序以侈之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

古之爲使者亦難矣哉存撫省聘諭言語協辭令必盡其  
誼慢有致辱之道焉情則媮簡則侮約而有常敬以成禮

斯其爲使者之事矣然此特平世而言之也飛矢旁午國  
懸於三寸之舌揆機以析明輕重揣情僞定議於瞬息使  
不亦重乎哉奉天子命持節萬里外懾之而莫屈而因事  
專輒宣威布德函首入覲非夫勇智超絕不足至此歷千  
百年數人而已矣吾嘗觀夫列國諸臣禮以定儀言以敘  
志結綸執玉若合符節而其諷諭陳白足以截其驕泰蔑  
有敗事非強辭以言是其夙昔之所素備夫子之言曰專  
對不能其警夫四方之使與皇元一海宇偏陬遠島蹙縮  
候賓館無事於使者而歲以祠祭使望於山川分道四出  
其爲使也若甚易至治三年集賢修撰達君兼善以使由  
恆山濟源東南上于會稽吾於兼善有言焉恆山古真定

清河集卷二十三  
地也二河交流濁漳貫其旁郡縣築防歲不得息或言有  
運河在焉民居墊蕩宜詢其俗而條紀之濟源在懷州懷  
河南地相接昔之括地興賦民不勝其害河流靡常空灘  
遺積墾殖以自肥者其誰與會稽杭相襟帶粟帛絲布丹  
漆綺繡之作倍於他郡奇袞夸誕故都之習不能以革獨  
會稽山水秀朗民朴安業往承大饑荒壟彌望猶不能盡  
耕昔有逸民戴安道賀知章其故家曰王謝能有若斯人  
者宜表而出之悉疏歸以俟明天子之清問則得之矣因  
其行故序以告之

送曾巽堂南歸序

景定中樞密東陽馬公帥臨安先子職酒正入幕府于時

廬陵御史曾公相後先佩鳴纓彫吏牘若破竹俱欲以  
功業自致運數合一兩家子弟東西數千里過庭入塾志  
同業同而僕適先爲史院屬會御史仲子于京師年富志  
銳屢策焉以儆不能止也皇慶承徵入翰林復會季子焉  
氣清貌謙不爲汲汲計嘗曰仕以傳世岌然以取誚誠不  
敢平進以求而猶曰未宜吾有不甘焉今爲應奉文字論  
者始斂口蓋其爲文敏而新其待人周以和夫孰曰不宜  
春三月謁告盡室以歸求言以處桷曰今居顯榮清密者  
凜凜不自置名至矣文不能以稱文不能以稱造物之所  
不畀於是乎有覆絕之憂焉煜然以興萎然隨之是則得  
者失之兆君何憾焉桷官翰林踰二十年老不戒止念之

至者滋以懼將歸故山究五經之蘊爲書以蘄遠文詞之  
任老不能以進炳燭之勤願相與勉焉泰定元年三月四  
明袁桷序

贈崔兵部序

高句麗崔君耐卿往督征稅於京城不私其餘以進于官  
旣又懼爲後來者之莫繼也則慊然曰吾豈爲奉上之罪  
人哉復疏以告于上曰事適然願勿以爲程數噫崔君仁  
矣哉今世善言利者督括虛籍峻鞭朴以求媚嘗認認以  
告吾所居官能贏餘以自效當升夫資秩相率以效股削  
日廣而其徒爭不肖自置其猥鬪者則攘臂以取不顧利  
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崔君兩得之不希于公不病于

民絜矩之道至而儆夫在位者皆得以同是道也崔君往  
爲內史府官見天子于王邸大器異之今卽位首拜兵部  
員外郎兵曹之事多於昔飛符調發水陸之需頃刻在立  
辦寬則事不能以濟稍苛急民之病有甚於專征之弊崔  
君推昔日之心明以核之仁以恕之政績之著有踰於昔  
將步武日躋廣經濟之志不愆於素守桷也願拭目以觀  
因志其美以俟焉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桷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桷與北京王叔能交幾二十年其贊行省於浙江也盡心  
而不苛合上下之情婉而加且詳焉弗亟以邀美弗固以  
逞志執政宜之寮案服之至治元年丞相慎選左司之熟

清容集卷二十三  
於政體者叔能在選爲都事英宗皇帝更庶政除前相所  
行不便事下詔天下命御史臺樞密翰林集賢集議桷時  
得預末席叔能首言江南兩稅已定復增賈區銀賦賈無  
常居賦重卽逋逃今徵額籍具使無能輸將併於主戶主  
戶旣主徭役是徭役之外別有銀賦將不勝其害羣公以  
爲然新詔旣下取首建議爲多古之善言利者莫先於劉  
晏晏所行不至急刻而晏迄不善後是興利爲害身本也  
躁於求進卒之自唐以來如晏者皆無以自保吁可不懼  
哉叔能世居燕北而樂於江南於江南厭其囂煩而樂於  
山水屢丐補於外宰輔察其志奏守會稽會稽王謝之所  
居泉石清美有不可勝道逸少安石經世素蘊託丘壑以

自負蓋淡取而有擬也昔之陳迹按行而按撫之舉觴以  
酌其訪於民俗也不察其毛疵事至而應無欲以自化將  
見獄空訟息少者避於道老者游於衢擊壤以歌沐太平  
之治郡守之賢必以王公爲第一矣因其行序以祝之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世嘗病夫儒與吏其道不同卒莫有一其說者爲吏者曰  
法定於後王微忽不可以相混也徵調出入官簿淺淡不  
可以踰越也童而師之猶不能以盡今儒者之說急於所  
緩高而迂滯而疎卒一遇焉吾淡知其莫能成事矣儒者  
則曰法有不忍人之意焉審官別人制用有常沾沾然迎  
好以刻意非爲治之本也然而爲儒者莫有以見於用間

嘗用之其何繁節脈融貫昭哲之理疑有所滯而益得以藉口吁是誠難矣今天子崇尚儒術立進士科昔之舉茂才者咸試吏以盡其材智憲府舉按守令閭閻纖粟令式高下日接于耳目果勤而敏修若視鑑焉瞭其妍醜無有逃遁於是儒吏之一倣自今始吏部從事孟君久夫以茂才舉者也兩屬于司憲復辟御史府矜抑自將盡其廉隅入吏部朝夕謹曹事人莫有識其面遇事守令甲不踰越旁暢曲就藹然猶守儒素吾知足以有用於世矣未幾江南御史臺復辟爲掾將行袁桷告之曰御史臺職諸道黜陟歲終會事以廉直舉者不能得一二人黜者何多陟者恆寡激獎之道豈上有所未備邪守法而不變視其成贖

惻然以求仁善人之用心非隳法以爲直也州縣賢否孟君嘗知之矣執中以權使無偏焉亦儒者之說也故重之以言

崔君都事餞行詩序

今之言贊畫者以撫拾爲能羣吏抱成牘入幕府一不可意輒曠日相持不決由是揣摩迎合弊有不勝言者矣昔人之善吏治事決於頃刻理定於造次安于其自然人莫能有以爲非者心出乎公也海右帥府事號最簡其治於民者七郡之守令係焉寓於軍旅總戎夫長之職任焉今而曰某事所行吾將諭之以從我又曰吾不能坐視其利病更謁迭請由是有撓政侵官之譏雖不面議退而悉數

其長短者皆是也夫其職在於奉行先之以更張上所增  
疑而下益得以議是殆昧於守官之道矣大名崔君義甫  
之爲都事也未明攬衣坐署執筆無滯礙其不便者白於  
長官從大府以行一介之卒不入於所隸敦厚侃侃守正  
以自律其給之者謝不與較養恬藏智閭巷之人不知崔  
君之贊帥府三歲解去而其不知者始曰詎不知崔君無  
囑託於州縣吾是以不知今而曰知殆惜其去而願後來  
者之與崔君同也噫功利增羨人所願學每率得奇禍而  
猶接踵不悟視崔君所爲其果有悔乎郡之文士相率爲  
歌詩以餞梅遂爲之序

贈陳太初序

戰國之士以雄辨長說游諸侯立致卿相故其高自譽道  
無所顧藉雖困躓有不悔揣摩相師遺言成編今七十  
二子之書皆足以爲游之具也漢世尊尙黃老游士屏息  
武帝開絕域於萬里外游者復至盡其足之所歷圖寫險  
阨立功效能以其荒怪異物輸于地圖而口舌之學悉廢  
與戰國之游有異矣南北分裂游不越其國游之效不能  
以著唐立科舉各挾策自奮窮山水之勝履危陟幽則皆  
其羈窮不遇之所爲見於詠歌蓋不以爲利達富貴也若  
是則游之道幾廢矣宋承唐舊巖居逸士見於聘徵游者  
益恥至於季年下第不偶者輒爲篇章以謁藩府京淮閩  
廣旁午道路數十年不歸子弟不識其面目囊金輦粟求

清容集卷二十三  
三  
筦庫之職以自活視前之游戛戛然難相竝矣世祖皇帝  
大一海宇招徠四方俾盡計畫以自效雖誕謬無所罪游  
復廣於昔敝裘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無當以其無所罪  
也合類以進省署禁闥駢肩攀緣卒無所成就余嘗入禮  
部預考其長短十不得一將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訖不悟  
朝廷固未嘗拔一人以勸使果拔一人將傾南北之士老  
於游而不止也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惟浙  
東浙之東天台以能游稱四明之士不著於游錄餘五郡  
間一見之括蒼陳太初壯歲能詞章得濟勝之理西適錢  
塘復來四明以其藝游公卿多深獎之業儒以爲本復挾  
能以自張其寧有不遇者故余歷言游者之幸不幸太初

之游夫豈若是然哉生之高祖容州府君與先樞密越公  
同爲淳熙進士於其行得盡其言且命二子爲歌詩以餞

送俞教授回里序

吾郡教官由至元丙子以來見於題名者亾慮數十人皆  
得而接識之其通於綜核者善移易故籍結熟郡守鉗士  
口不得發歲時表章經說疑義卒假耆舊以陰助誦聲寥  
寥講授不立不復以師道自任由是諸生之亾賴者挾短  
長以剽竊廩稍而貴駮之子弟恃其可侮益得以恣睢有  
終歲不入于學宮極於弊壞而勸學之詔屢下爲虛文矣  
始余以爲吾郡惟然後官京師見教官選于吏部凡數百  
人罷老不勝任十居其六若吾郡之弊十有三其俊秀博

習則皆爲館閣掄選各得以自見而所謂若人者十僅居其一焉噫考昔時得人必在教官今不如昔或者謂入仕之門必慎其始故今之爲教官不三考已致其事尙何能冀其惠淑之益哉合吾郡之教官得一人焉曰天台吳君宗彥吳以牋記游公卿其文辭亦關絡合時用去三十餘年復得一人焉曰永嘉俞君希魯用中父其屬筆纒麗若錦機然五采彰而文密也其行溫然其容粹然聽其言若飲醇酎而愈恭也論理而不泛取友而不雜余交於俞君不一年而知其所爲若是惜吾郡之後進習於故常不能以請業於其行序以餞之爲歌詩凡若干併見于後

送陳山長序

郡博士而下其尊且專者莫若書院數十年來朱文公之說行祠宇徧東南各以四書爲標準毫杪攙挾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口誦心臆孩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用功少而取效近禮樂刑政之本興衰治亂之迹茫不能以知纍纍冠綬礙於銓部老死下僚卒莫能以自見良有以也蘭亭有書院自東平王侯始右軍之學非止於一藝也經綸憂世寧不仕焉以見其志審勢陳害瞭然指掌非善於謀國者不能也語必堯舜高自譽道卒至變易紛擾而莫可救視右軍之行事誠何如哉參政清敏陳公之曾孫鑑翁爲長于蘭亭求余以言家世之正學不能以告憫夫世之通弊知長于彼者考右軍之傳倣其所言陳白于



清容集卷二十三  
太守太守王侯通達國體求儒以自近君有言其寧有不  
遭乎

送蔡府尹歸里序

郡守之任亦重矣視其精神爲之折衝鈎抉一不加意吏  
挾以侮民逞以姦故其食息嘗內省外顧非智與力兩全  
者不能也朝廷察爲仕者之有病於吾民也於是著致事  
令而其罷軟昏眊不待年而具者朝廷亦不能以限之也  
余官京師見有請于廟堂自陳其剛強矍鑠雖不之許察  
其意猶有缺望噫羞惡是非人皆有之若是果何如哉濟  
寧蔡侯茂先之守於四明也屢引年以請于上考其年猶  
未至也旣而曰吾宜休而不得謝可若何遂移疾家居踰

三月始告于其同官及嘗所往來曰吾具舟江滸將行矣  
於是咸驚且誦曰蔡侯之來民實不知戢其奇衰返于雍  
熙不苛不黷歲則大熟侯復于所再命作牧自余歸里中  
數聆其議論明而通相時以行無矯激之過焉保其身若  
是人孰得以議審侯之進退將以爲不知止之勸聞于天  
朝其寧使夫終老於里閭則其去也蓋抑將以有進也文  
學之士是宜爲歌詩以餞遂首爲辭泰定二年九月丙寅  
郡人前史官袁桷序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

閩郡縣蓄產饒給仕於彼者咸曰可善更蓋其疆理與京  
師相遠浙爲要衝貢賦考工之役使者督責亾虛月而閩

獨以絺繡爲勞視若重任較二浙爲十一耳閩浙二帥府  
府史更迭受任然終以閩地烟瘴蒙犯少優其歲月隴西  
閩君思齊由浙東更於閩則曰不然九州分設唐虞之制  
也今皇元以仁武函諸夏卉裳重譯罔不臣服幅員倍古  
限南北取士非上意也立賢無方是則世祖之明訓而凡  
吾徒之居於南者稍得致通顯輒言財用掇奇禍或言刑  
法致淡文根株排連牢不可破守正脩己悉不復自達矣  
桷曰珠玉蘊于山淵採擇者必之夫絕域是寧有遠邇耶  
世祖皇帝遣使徵聘必先夫江南歲月旣遠聞者益荒見  
者益狹彼區區售技自獻者實不與昔時竝思齊敏不自  
夸百受而不撓精於琴知急焉不足以知操縵將緩以求

淡懼其爲孱緩也考其中聲按抑止泊澹兮若無營激兮  
若有感是則於政事文學法理於此盡矣葦有加矣桷老  
矣遲君之還猶能鼓南風之弦歌明月之篇其果有合乎  
泰定三年秋七月清容居士袁桷序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

泰定元年吾里進士上南宮曰薛君景詢程君時叔史君  
車父三人者皆故宦家所居皆在城東志同道同聲聞同  
意其厯階以陞比肩而袂接也未幾獨景詢下第于時余  
編試殿廬景詢不以咎而余獨恨景詢之不果遭也天子  
新卽位推龍飛恩授常熟教授以歸將之官求言以導其  
行抑嘗考隋唐選舉之法不久卽弊今夫所謂經疑者以

知行體用而鈴約之不中不遠經說萃于一家按其形模而脫擊焉不敢以自異也有司守固陋而程式之千士一律欲求其總核同異會眾美以合乎至論不可得矣賦貴於鋪揚因雕蟲之譏而以理致為長屈宋兩漢之作誠不若是之易也至於考晁董之對則方諸近作有不待辨而明者自設科取士梅未嘗不預議焉嚴以取之則近於隘俛以售之則鄰於率心慝焉以不釋薛君較藝於京師誠知其有幸不幸操車於四達之衢險阻曲直惟御是審則淑於是州者必有其道吾將見裒然秀出者推是州為首是則薛君之教也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元 袁 桷 撰

序

李慶長御史餞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為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聯袂接屨望塵伺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儔類議其短長甚者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忿誹若是則毀譽之說固不足以為誠然矣大德癸卯梅以太史屬事承旨閻先生於翰林先生色莊慎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質之而猶以為疑也卒詢於嘗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梅入院五日

先生召堂上曰子能爲制誥乎桷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卽具橐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輒命譔廟學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實錄表桷得預擬焉先生始察而獎之卽署爲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甥壻卻立奉唯諾不敢仰視庭肅然也夫爭名者羣進速化之道莫易於自獻爲之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怨謗也實多久而議定必視其取士當不當固可考也先生壻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年矣朝舉優老之制爲高唐州同知以便侍養先生下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果有能近之者歟慶長之仕不急於進方墾田樹桑以裕其衣食翰林追先生之德舉以爲佐未幾臺徵爲西臺御史桷始曰先生去國與歿幾一紀翰林追思其壻焉誠不匹矣臺糺天下士之清濁銖考而始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矣始爲得人賀而終以見夫先生之行事焉則桷也亦竊有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朝紳桷以舊好不讓而爲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餞行詩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輒請于上曰臣疲懦不稱臣父年過八袞陛下赦其愚俾遂終養臣不任大願請踰四五不允後有詔曰宜官其子本郡以侍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皇太子受玉冊詔示中外始以其子某傳詔歸東平因省魯公焉魯公往歲嘗對詔使

具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願以弱息盡力事陛下公之雍容  
廟堂魯公之志也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辛未始出  
允旨公拜手稽首望闕謝翊日蓐食策馬遂行公卿大夫  
設祖席門外至則無及矣迺遣使者傳旨以內醞精幣錫  
魯公猗歟盛哉柄嘗聞之君臣際會終始之道難矣昔之  
大臣一斥而不復者往往見於傳記今公之在位也精白  
自持卑讓若不足超然遠去詎捨國以自全也粵若稽古  
明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也閭里往還益  
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於民者熟詢而究論之四方之  
使乘傳入驛將脩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役之害  
虛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彰吠畝不忘之忠而

魯公方精彊遨嬉充然孺子之色或徹于上聽出處之道  
是皆不能有以豫計也維今聖天子孝治隆古昔一時廷  
臣生榮其親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爲歌  
詩庸敢不讓而首序焉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爲應焉麟鳳則其儀龜  
龍效其文脩火之利以制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  
色四方不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焉者教使之然也中  
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悉以爲異表章鋪模  
圖記所載不常有於動植遂名之曰瑞焉繇是眩幽抉奇  
之士棄所服食吸空制景烹冶飛伏卒枯槁無所成就甚

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也矣延祐五年中和夏真人明適承詔祝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憩館于崇真院松竹交列觀厥墳壤擢莖而光玉質鏤章瑩然以敷成曰是芝也誠爲瑞稽圖徵史復曰無以異遂積竹爲亭以落之迺曰繫吾道祖之應焉耳矣鏗鏘春容攄藻獻秀筆爭綴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歎曰頌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爲上品神仙家服之云可得上壽蜿蜒清淑之氣嘗閱而不發地非愛其寶待其人而始彰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明之運陟降帝所幾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是芝之瑞吾見耄期稱道益莊而愈完表于山中夫豈榮觀之美

挹其粹和道充氣腴異日駕青牛之車歸返故山撫芝一笑則其爲瑞也畢矣願敘以爲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桷乘驛留杭間則與友人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鬱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蹊以升其坡陁有堂巋址巖完而不華冊其顏曰壽樂羣峰蜿蜒水光相屬前挹左舞顧登其堂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翬翼而侈者於公乎何取世有專鍾鼎之貴其得意盛時未嘗不寓興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竭資彷彿象其舊游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也不專乎構築不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

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公領元帥之符于海右桷復以間歸里因得贊茲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木之夸吾淡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擅名專美於後世今何人哉夫動靜交養迺成其性錢唐諸山水淳泄起伏大者爲盛衰小者爲榮辱有得乎是則視茲堂之樸簡其旨淡矣至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取諸在外非有損於內也願與爾邦之士率爲歌詩而子序之退不得讓遂以昔之聞見者次而爲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父正公守番更定學宮咸言嗣是番爲衣冠聚未幾彭尙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著爲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

不幸城守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淡有感焉嘉定初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淡言朱墨史避忌而宣政實錄爲魯諱時宰尼之後六十餘年皇元大一統宋故家子孫變滅漸盡獨忠毅公裔孫南陽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處也不貸假以自貶嗣師吳公方藻思瑰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則曰詎宜久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敘其情桷於是淡有愧焉忠孝秉彝皇極之訓中古肇分重華是著更秦暴強而死節謹書踰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使安南序

安南繇秦漢以來內郡縣世祖神武皇帝取宋荆揚益三州之全土大一統東踞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銖黍地曰茲南交州乎得不爲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而係頸之遂俾成要荒之禮以歸蠻夷多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九嚴於錫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某其所以容受而畏懼者實在是新天子卽位更元曰至治遣使詔諭故事必遣近臣爲之又擇能文辭通達國體者以貳之於是僉曰翰林修撰文君子方有使才實可任迺名上于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爲禮部郎中以行將行其友袁桷曰往使者鄱陽李侍郎思衍薊丘

李侍郎衍天台陳郎中孚河間李侍郎京皆得與交交人言鄱陽清介質直不絕口聞其俗善儉巧館餼供帳故不如法俟詰讓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迂途清野或謝以病緩歲月始迎春氣萌達黃霧苦雨然後拜使者而送焉其狙詐率類此而不知者常逞夸肆豪以受多言之羞昔讀左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焉簡而明易而且和信由於衷而禮以辨之也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爲列國之臣得之矣況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言使者入境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聞於世子翌日涉筆始具對蠻陬遠人設施周密若是無它焉懼削其土也交州之土產道里見地記而昔之入貢者又皆淺薄不足取於其



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言爲然乎若夫周折之宜守經以揚文德則必曰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言之是則余無以告矣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聖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汪洋淳伏昔東諸侯闡興文儒飛矢交集弦歌之聲不輟於蠻序有自來矣桷向爲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士樂得所依連彙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君士安則不然程君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

四十年詢其先友則皆在上位者不獲於上豈程君之藝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亦殆相似其大過人者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而不逢者焉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爲吾里元帥府掾強貴者鱗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浸老今年調南康理曹以還嗟夫類聚以方士患不得之旣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聲媚容置之良是矣才焉而不遇則在上者寧得以辭其責焉因其行敘以慰之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命焉耳矣咸爲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調雲南官簿將

行謂袁桷曰吾與子交久子寧無一言以贈乎於是有言  
曰在昔世祖皇帝寧一海宇幅員袤廣凡爲仕者力不能  
以自達于京師故歲必遣朝廷望官卽其地如選部注授  
焉省之遠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最遠莫如雲  
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出命視他省爲最重  
其受任使者非清慎明正不足以當之維世祖繇壬子入  
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所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神  
武偉著時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有攸  
治夫以蠻獠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在於煩促苛削也因  
其民風而俾之爲官者長子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  
矣邊隙之生所從來久出於長民之貪黷殿最莫嚴於考

課循歲月以善解視其成績則調是官者雖離婁之明將  
何以辨之哉厥今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否而坐驛頃刻  
促具食上馬懼夫事之填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爲  
遷調者居于是邦雍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  
而已者入閩以問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  
於彼之士吾將瞭焉冒臆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敘朱  
墨之職一介吏足以辦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慎  
而有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足當其選  
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爲歌詩以迓其歸

送李漑之致祠山川序

病矣夫幅員嘗不能以合也五方之俗惟不能以合故地

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瀆海  
之爲帝所由來久矣必皆致祀焉夫山澤通氣騰降蟠際  
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它故哉在昔盛時惟漢唐近古能徧  
至而遵行之然而巫祝之祕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  
帝號尊襲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踵接僑立望祭神弗顧格  
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矣世祖皇帝以仁武英睿  
成大一統考先代祀典曰茲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  
歲遣從臣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祇恪候驛謹絜視他  
使者爲有加粵昔唐虞黜陟成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  
於所命水旱疾痛承制以便利之今守職如守法非儒者  
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惜復將有以病焉抑難矣至治

二年集賢都事李君旣之承詔首北嶽遵濟源轉北海終  
會稽焉以登其於行也將見夫挈瓢囊以就食者焉又將  
見夫餐餼之不給於適館者焉踰於大江東南之民外侈  
內枵罷於不作不役而歌臺暖榭心目飛蕩以貽無窮之  
害若是者不能以悉言矣旣之明國體所歷彫瘼願悉疏  
以白子執政若夫悲愉駭慕深林危徑矢於言辭而使夫  
人傳誦者於其歸也桷雖還里尙能敘而廣之

郭子昭淮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淮南地廣袤昔號用武故其勁悍伉率遇事嫌曲輒私剖  
決以直不復上官府水有菱芡魚蟹之富平陸則兔鹿馳  
逐飛鳧鳴雁蔭陂澤網獵足食不丐假於外事簡而易

治夫以易治而強治則變易不安曹相之治天下豈不用其心哉則亦曰煩擾非所先也余嘗過淮南道繇肅政府日未午官吏上馬去故視他道爲最優汝寧郭子昭今爲其幕長焉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苛者也若醜渠於川順其自然激射穿齧不能以逆水之性學優而辭工將考其山川詢其廢興抉搜幽奇悉出於翰墨廣陵有儒丈人曰王令逢原文甚古臨川王荆公敬企之願求其書以廣方今四海又平將化其斷斷衰衣長襜使與計吏偕是則子昭之教在所急也爲歌詩者俾余首爲敘

王正臣浙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朝廷置廉訪司總司曰監司曰使其屬有三每歲循行不

與止受其成牘議輕重職簡且尊視聽黜陟專於一郡而所部他郡不復考故其毀譽常若不及或者病焉權莫重於循行今之言者曰歲五六月錄囚秋七八月出司明年春還司所歷有程限疲精於某所則足跡不能盡於是有料簡之法焉民懷其冤卒無以自白相率以告於總治疑矜其情而許之矣議者則曰是在於行部侵越則事繁事繁則察案不相協安於平素守官以自全者爲善計矣夫行部之寄爲最重泛常以治之民不勝其病告于其上卒拒之以辭使一振舉之則歲之分治將悉心以究是它郡之事悉總於我謂專於一郡者非知言者也聊城王正臣以內臺掾出爲浙東幕長通達治體守儒善斷今監司馬

清容集卷二十四  
公嘗鎮江西諸郡皆嚴憚之是能知總制之道輔之以正  
臣事可立具浙東民俗簡易春溫冬嚴相濟以須吾知其  
足以振采於一道於其行序以告之且率能歌詩者以餞  
焉

送朱君美序

許文正公定學制悉取資朱文公至仁宗皇帝集羣儒定  
貢舉法五經皆本建安書蔡氏爲文公門人而春秋傳則  
正字胡公之從父文定公師友授受宗于一門會于一郡  
至若訓蒙士正史統度積筆錄悉師于文公何其盛也夷  
考地圖閩粵繇秦漢始通今九州之地非不廣而道德師  
表不敢有異於文公者繇文正公獨建大議而聖天子有

以成之也今之爲議者則曰南士淺薄不足取又曰其文  
學論議與中原大異夫行事必本於經考成均之法惟文  
公是師而南士獨有背何耶余嘗入議者之室其服食器  
用由南以來者頗若愜所好其無乃貴物而賤士與識患  
於不啗黨患於過偏自昔創業之君合一海寓必取遐陬  
荒域之士以自近輔維昔世祖皇帝能知之選取蓋可稽  
也文公五世孫煒君美以宸旨入國學議者亦若不滿然  
以其所受學皆文公也視其子孫少假之今以書考之法  
出仕將行求余以言念昔先正獻公與文公俱以僞學坐  
禁錮政治更新善類彙進文公書大行於東南今六合一  
家文公之學行於天下矣士能通其學者其寧有固執之

清容集卷二十四  
弊桷官京師踰二十年見昔時諸老津津於南士者甚眾考其異同其亦南士之不如昔耶其亦異者之不如於羣公邪君美以世濟令德將見於涖民經術政事余不能以告故歷南北好惡而知吾文公之道千萬世南北不能以易也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往歲見福唐張君見獨于京師貌清氣完語簡而意消察其退靜泊然無求者也山中之人曰張君居室靚邃滋蘭藝松藏善本書盈庋督教其弟子恂恂卑讓見之者必知爲其徒也至治元年嗣天師入覲君死且十年侍劔印者曰陳某桷初一見之甚似吾張君也問之則曰亦福唐人

也閩爲儒林經典釋文陸公德明所校定天下遵守莫敢異夫閩昔爲荒陬言語不合於中土六經表章旁及諸子繇唐世始定而獨取於閩何邪九州之士未始以南北限陸公書積六七百年而不廢則其疑息而無可議者矣今則曰揚以南爲蠻夷吾不知其何所自也其亦有所激也歟余將有言焉而未之能也嘗聞龍虎山尊崇吾聖人書絃誦之聲接於兩廡往銘空山雷君其於書若飢之於五穀朝暮不敢棄故其門人樹立偉著推張君蓄書之心觀陳子之甚似知其刻厲寧能以中畫也邪兩京雄富夫旣身履而目受之豪勁厖錯可夸可愕接於歌謠風氣之盛必將矢言沈澗以鳴夫太平身安道充必不戚戚以求外

也老子嘗曰無爲無不爲國之本也願歸以究之異日詢  
咨以承專美於前者將有繼矣勉乎哉事豫則備若然則  
其寧有不能者邪凡我同志宜爲詩以餞

送劉生歸鄉試序

漢五經各立博士唐兼以詞賦取士至宋廢置不一然各  
精其能者始得爲主司五經難以兼而詞賦號爲淺且難  
以淺且難而兼五經孔鄭復生不能爲也科舉廢旣久先  
皇帝慨然崇文酌損爲進士條制今將十年巖居谷隱習  
其學者家傳而戶授其蕪拙而宜黜者主司之任也余嘗  
預考進士于禮部鄉貢而來者蓋疑之而不敢有汰也汰  
則德傷而體損由江以南求試于外省多至八千餘人司

繩墨者其無乃失於銓考與抑亦以其耳目聞見之不接  
者而疑之與以昔賢之所難而兼之其於任也實重古學  
之不講于今有年矣卒然加士林之上冒焉以承不咎于  
己而曰試者之未至故取之常合其譎薄進于禮部禮部  
不得已足其數觀其所取者則咎禮部之未至禮部諉受  
其責吾知夫八千之士功深而學優者詎不大有遺者矣  
廣信劉生任時來京師試入國學將敘次佐胄子講誦今  
歸省其母試于鄉生敏于文從余游焉厄人事不能以悉  
告書有牟成父先生於羣經有攷而爲書者也於詞學父  
師之所授充然而炳鏘然而和東南西蜀蔑以有及也生  
負笈而問之若登泰山矚乎有失矣使先生不以耄老辭

則東南之士類于禮部者將拔穎以進生蓋亦有得矣勉之哉

仰高倡酬詩卷序

今年春房山高公彥敬歸休于舊隱夏五月延陵吳君成季首爲歌詩以致其懷賢之思於是次于其後者凡十餘人矣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奇逞敏纒纒用韻不輟筆未脫手語未終舌而兩家使者各踵戶限故其飛籌急置如督餉道於劔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象於蒐狩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挂席而爭進也弓良而矢直欲竝發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金張之靡崇愷之侈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

彼皆因其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羈者鄰於怨而今也因房山之賢有以興其思復因其思以發其所養異夫逐物而忘己者多矣房山筆精墨潤澹然丘壑日見於游藝此詩之作其所以惓惓不忍者難與俗子語姑以見夫思賢之心在於寬閒自得之後不在於爵祿有列之時也詩成凡若干首云

送陳仲剛序

昔之職文墨議論者必擇其瑰逸俊磊以自近唯取其才焉才與德不相竝或者譏之謂德不勝不足以爲君子也今有番陽陳仲剛焉其言恂恂其度謹且循於事也不欲察其是否見一善焉不知其爲矯且詐也翕而譽之人議



清容集卷二十四  
四  
之我且直之其不善也人議之則曰彼豈誠不善也將訓  
迪之俾有以悛之嗚呼是則人誰有議焉者矣黨同惡異  
以其類至鼎鑊之遺酒食之失足以亾其國而廢其身可  
勝道哉吁是則有可憫者矣余向爲史屬見南士焉執案  
牘者刻若法吏其滑稽踈弛不善避忌酒酣大言無所顧  
吾淡憂之未幾而陳仲剛亦受其讒以去仲剛之失在不  
能以自斷彼之言者一無犯何慘也今朝廷下詔蒐舉遺  
逸仲剛可以仕矣而復以守資慙者不在是限遂以外郡  
校官補之始得爲教授老至而濡滯彼獨何心哉喜怒以  
害天下之士莫嚴於後漢之季盛時清明孰敢少肆其毒  
不十年間今皆漸盡無在可歎也已可哀也已仲剛調湖  
廣將行予以悼其窮亦以激其有自立文辭之素能者不  
敢以告勉之哉

陳彥恂餞行詩後序

士之爲吏病飭於內而驚於外者多矣飭乎內者無赫赫  
之功而亦不足以取仕驚於外者自處善士之目率先得  
大官厚祿故仕而臨民雖百里之邑其勢亦足以動眾智  
亦足以防口凡所居官將解印綬必諷諭能爲文章者書  
刻其政績方古循吏殆未愜意間有不可操筆輒威脅罪  
誑閭里者艾爭相效承長縑巨軸聯衢表道先出郊餞祖  
語嘖嘖不自己迨其去官猶視彼黜陟爲廢置而士不幸  
爲師儒之官者則不能是蓋其秩最卑勢最下其行事不

能以致眾方苟度歲月以冀脫去故來也無聞去也無迹而儒者之道愈缺然矣噫先王致治之效必本於學校之興廢而謂其道不足以致譽以自棄者則過矣且譽果可以致而得哉余父友陳君以越博士歸于家三年將調官行邁越之鄉大夫以及博士弟子詠述遺愛致詞于家詩凡若干首同里之姻黨異郡之交友爭歎美贊誦詩亦凡若干首而天台胡公復敘昔日輿人之意圭璋交輝金石迭響殊績細行指掌畢具斯亦偉矣夫不求而自至者非媚也歲久而名益彰者非強也彼勞甚而無聞者非過也庸敘其言期以信于後敢繫于篇末云

送洽師歸吳序

四明學行於浙東西而南湖延慶寺實尊者闡繹之遺址陳忠肅公原觀想而爲之記甲於東南至嘉定中史忠獻傾意營繕莊嚴妙密學子林立運逢壞空不四十年兩遭燬厄寺缺主者僉以爲石泉洽公宜主是席至之日除榛削礫一以己任而四明罹旱疫之災信者靡替施者莫能乃慨然曰吾故吳產也吳多信士凡頽垣廢址吾徒一詣其門輒金帛踵至高者轟雲霄樸者絢丹碧崇信生於心斥其餘財以貽浮屠氏非有所利益也嘗聞洽公化行吳中所至傾接蓋以能靜止息之道廣爲譬釋夫安於給足而哀樂喜怒爲其營役則聞洽公之說者孰不開朗故其欣然以輸肅然以接夫豈聲音笑貌之傾動嗟夫露臺百

清容集卷二十四  
三十廿六  
金十家之產而大雄氏以側布爲未足化其吝心非大言  
不足以警若是則是行也見其捆載以歸不日以就罔俾  
忠獻專美於前而忠肅之學願竊有取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元 袁 桷 譔

碑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

尊聖人而親之有爲廟之道焉廟也者享之以寧其神者  
也氣行于太虛莫窮其神天地日月星辰久而不息者也  
聖人之道與天地竝而其炳然立言品節備具則猶夫日  
月星辰也人生則有死渙而復之亦必有道著其思以立  
其誠焄蒿悽愴沒世而不忘故立廟之制親盡而祧祧而  
壇壇其愈遠者情不得而推也自唐以來祖立先聖廟天  
下郡縣皆以上丁致祭升降迎享有似夫宗廟而復琢範

土木象其神明故其廟也有堂無廂重屋四阿具體而制簡禮緣人情敬生於其心其從來也久則今之爲廟者不得而廢矣夫子嘗曰祭神如神在神無在無不在有其誠斯知神矣獻州交河縣舊有廟學廟狹庠不足展事皇慶元年王君某爲縣主簿治事之隙日率胥徒入學以受講乃與其令長僚屬勸士民出其贏財廣新孔子廟越明年十月告成維昔獻王纂輯古文補正六藝今州以是得名儒術之士宜爲歌詩以侈厥美於是鄉大夫刑部員外郎葉蘇君俾志經始且請之以詩詩曰

兩河舒舒民迄奠居理政孰先學廬是圖禮殿弗虔墉棟厚穿我究我環築營燥堅嗟爾士子康色以喜出粟載車以相胥宇松柏璧石維鐵丹碧翼然崇崇聿完有恤王君之始民不知至暨來衅成其徒烝烝仰止獻德胙土啟國絕續闡微維聖是則聖有載籍德脩靡忒毋辨以夸毋質而阿洋洋在庭若聞厥聲視而新宮以淑以繩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

司馬氏作史記斷自五帝世之言三皇者著天地人之說而強名之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或者疑焉晉皇甫謐述帝王世紀謂八卦之畫切於人身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神農黃帝設五穀藥石爲生民本謐之論是殆謂醫家者流而專言之也唐天寶禮官定議尊古帝祀三皇適與謐合皇元啟運詔天下郡

清客集卷二十五  
縣立醫學因奉三皇以廟春秋謹祠之昔人有言曰庖犧  
神農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乾坤  
之道合變以成民用之而不知象而示之凡所以各得其  
正者也誠在中矣宮居粒食順形色之正將以養而安之  
忘其和平綦其所之疾疢生焉博施濟眾堯舜猶不能以  
全其功則夫三聖人者法施於人而祀之誠宜也皇慶元  
年保定王君來主交河縣簿三月朔日有事于三皇敝垣  
蕪壇虛位望祀拜伏瞬息而禮以成告顧瞻惕若謀於令  
長語于若屬曰象設弗嚴其何以肅眾神道設教其會通  
之道也乃卽其攸廣而崇之削荒黜幽楹甃嚴密資鳩於  
民役成於工相胥以勸而莫知其勞爲鏹三萬有贏其用

之不給者悉輔而足之明年殿成三聖峩峩有嚴有飭遂  
落而祀之維我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混合寰宇憂民之不  
全其天崇祀廣法俾尊其道術幸已厚矣不幸或罹于非  
辜此誠牧民者之責餘何咎焉民有輿言交河之政有匿  
其婦而誣其姑者維我王君迹而推之婦姑以完盜狙攻  
劫吏隱之使緩王君之至越境斯得嗟夫六氣之流行壽  
夭不齊上之人尤惓惓然拯閔之而不至陷而攘之則其  
爲疾疹災旱者吾不知其何心也王君爲政若是稱職在  
太史紀成字而附書之

奉化州三皇廟碑

馬侯爲州急先崇儒建尊經閣成作而曰學無田曷足養

清容集卷三十五  
三  
四十九  
士表圭田租勵之於是鄉之儒合言茲實吾黨恥鄉校日  
毀青衿賦焉館粲有加士子知教盍助田以成侯志侯復  
曰先賢遺則惠養存歿規曷敢湮廢正籍端本恥格貪戢  
於是始言曰噫世祖皇帝行仁肇邦萬世永憲今獲守茲  
土疾疹不治黎民何辜乃建三皇殿初殿在廢觀址後徙  
寺旁庠隘弗稱詢圖考初厥地爽亢遂廣土而興之百柱  
翼成萬瓦鱗比厚者效泉力者輸役官不出賦而巋然光  
尊者老贊企願紀其建立以彰侯績抑嘗聞庖犧闡極人  
居其中靈根湛純萬化是生坎離致用窮夫陰陽之機壽  
夭不齊彼實戕竊維大聖憂之樹藝五穀輔之以醫藥剛  
柔燥溼各施諸用神農之功也因其厚生迄於傷生以憫

以原爲之經問教之以知懼使各盡性命之道則夫黃帝  
之功詎少矣哉三聖炳著尊祀肇唐皇甫謐之論合於醫  
說道不虛矣爲作樂章俾歌以祀表侯於無窮侯名驥德  
字致遠官奉議大夫明爽幹飭吏民畏而愛焉是役也州  
之官咸佐之鄉老皇甫簡董役訖成前門九楹廊廡齋序  
二十八楹講堂五楹禮器備充圍繚丹堊咸曰美哉歌曰  
判鴻濛精一中八方圓握以通稽聖作逆不逢神之游雲  
霓從嗟彭殤曷恣縱簡差差指厥蹤元籥啟人喬松煌煌  
大聖萬世功

天昭昭日月星變化周純粹精木石土金盪至靈飛走食  
物各受令一日屢蘇民乃脩齡覽九州雲泠泠是州秀淑

守著能牲具肥酒齊馨  
日出作晦宴息守厥故常民用不極何顛僨自傷縱恣作  
慝帝有憂筆載籍目視毫釐脈寸尺智者驚保厥德雲龍  
之髯杳無跡祀靡數千萬億

衢州重修三皇廟碑

混沌既判民生之用日滋制器創物首於三聖詳見於宣  
尼之繫易儒者皓首焚莫能以究周外史掌三皇書秦厄  
既盡而其遺言間見於諸子可得而考者唯醫家者流見  
之天經時訓書禮之準也察其循環考其氣運不悉是不  
足以言醫之本也至於推萬化之原別九州之宜調神膏  
精按摩導引湯液炮炙無一不究地利土膏率有合於農

書之說若是者其繁且難有甚於吾儒則凡爲醫者良不  
易言也小司馬作三皇本紀其精約不出於大傳而荒誕  
不稽悉得以訾病史遷之不作良有以也伏羲神農之書  
見於易黃帝書具在有依髣而爲之者亦不失本旨自唐  
肇建三皇祠世祖皇帝遵舊令遍祠州郡推仁濟眾比合  
前聖泰定元年夏三衢郡侯赫斯趙侯仲禮僉曰天子神  
聖不殺稱上意俾洽于羣生莫若立醫學於是與府判官  
定住君勸糾于其徒爭輸幣以助不三月殿以成告繪象  
有嚴禮器畢具惠民有廬校官有居閱明年廉訪副使眞  
定白侯鐸拜謁廟學首可口贊且割官沙田爲畝若干以  
奉時祭咸願刻石以著永遠繫以詩曰

太素網緼品物類分經緯五行濟用立勳茫茫開元通幽  
合神炳諸典墳是究是勤盪摩三光區別九土沮洳晦冥  
或折或沮潤澤滲漉順而居處正陽昭晰以保純嘏有簡  
斯彰翫覈纂組民用不知其仁如天大帝述明播于瑛埏  
春臺以登鴻澤日宣嘉穗合畝采鱗游川俾絕癘疵享其  
大年三衢之宮伊侯所築濟濟者徒惕若奉玉研精韋編  
以介蓋穀侯云去矣祝彼千祿我庸作詩相祀是肅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

古昔祈報之禮得行於州黨閭里民神相通禦捍於無形  
厥有常祀一有水旱疾癘爲其所憑依者尤倬然偉著五  
行之精成於太素摩盪輶轄主宰以名國有典禮莫得而

僭維神依人以行實有姓字烈山氏之柱共工之句龍周  
之先后稷死爲其主後又擇其功德之高者代而承之噫  
積虛以爲氣氣散以爲變居陰假陽人鬼之化行則凡今  
之列于祀典者皆本于是皇朝列聖下制詔以通幽潛遺  
德著功表見郡國雖數千百年皆尊顯崇祀至大二年崇  
文宏道元德真人吳全節蒙被殊遇推榮其親退伏自念  
昔爲孩提黨榮族醜從我父兄觴而祝之繫神是賴神之  
闡微肇唐咸通至宋宣和以來由侯以王胙蠻休嘉鄉大  
夫湯巾炳志于祠下矣今歲時阜康神靈熙熙祥風甘雨  
莫窮其徵犬牙接壤咸稱神效願上其事于禮部全節敢  
稽首集賢敷奏天子以昭神惠秋七月武宗皇帝御朝封



顯靈溥惠冲祐真君命詞臣宣制而褒錫之是歲真人歸  
至安仁縣以制書授神及饒國公饒國夫人吏士再拜吳  
氏長幼亦再拜禮成還風交雷挾雨來應安仁之人或言  
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孝以揚之誠以昭之茲邑之美一  
舉而兼備孝生於心神之相之孰使之然哉縣長吏將刻  
神制書于祠真人屬為記按舊記真君姓柳名敬德乃為  
作迎享送神詞三章以廣民思詞曰

結元雲兮文虬的容與兮山椒光晶熒兮橫流帝鼓導兮  
前驅山之阿兮神居迎羣睇兮與留儼素容兮絜貞佩冷  
音兮始停

筍席兮翠遭棘七兮紫搖露零零兮隕珠嘉薦湛兮以陶  
揮上牲兮吸秀芝巫揚廷兮靈之娛靈娛兮心降日簡兮  
益康

日懸車兮松冥千童慘兮控輶鼓坎坎兮輪碾恍欲去兮  
心不寧神居兮山承宇汝居兮山下神詎去兮愁汝執元  
德兮歷九疑超無為兮終焉以歸

徐州呂梁神廟碑

神禹水功龍門呂梁惟最艱聖人述書隱而不言懼荒怪  
以汨真也步于上帝受圖于河其事偉著豈誣也哉余宦  
京師過今呂梁者焉春水盛壯湍石瀾漫不復辨左迴右  
激舟檣林立擊鼓集壯稚循崖側足負綆相進挽又募習  
水者專刺櫂水涸則巖崿畢露流沫懸水轉為回淵束為

飛泉頃刻不謹敗露立見故凡舟至是必禱于神神固靈矣夫集誠以致神靈由眾成往之自信不惑者猶感悼自恐則今之所謂祿利奔走而不息寧得無慊于其中也邪昔世祖皇帝征南絕淮夢神扈蹕以行昭所至立護國祠呂梁故祠相傳歲已久此邦之人因其湍險復增重之由是南北之舟至于祠下必禱焉彭城隸歸德太守因君以事謁祠下肅瞻有加乃命立石以侈神績於是鄉之耆老鄭安仁復廣其廟基象設密嚴棟宇軒靚薦酌登降嚴飭有秩遂介總管錢塘姚君具圖狀願刻其事于石余待罪太史觀前代職方神祠徐州有廟曰孚濟曰顯濟皆曰龍神呂梁信天下奇險處也非神孰尸非龍孰居嶽瀆有祠

不以姓氏著呂梁爲河下流奔赴南海一息千里昔之神受令神禹顯微無常代謝上下隨運以化則今之神猶古之神也皇朝一四海貢輸金珠綺繪犀象水土精翫之物悉出東南舳艫相銜晝夜不絕道必由徐州神司其職訖罔敢替怠依神以行相戒無虞神任匪輕矣乃作詩曰首河崑崙厥行靡恆或伏而舒或迅以凌在昔堯帝孟門震騰授禹以圖百神罔不承九野旣疏沈水渾渾挾河以行北東斯奔積鐵懸壁怒雷赴川如雷斯注如蛟斯騫自涯刊山訖達其源河旣南矣帝迹眇漫赫赫世祖威神耀天爰率貢璞萬椀盤旋引梯從繩以登以升耄歌稚和磬鼓受聽權夫佐前水師試命曰吾神是依捨神則病駢駢

士子亦有商女爰集宇下醴酒致祀金龍蜿蜒以肖起止  
導其棘流如席如砥此邦之人仰神之來昂昂石松雲旂  
離離匪惟護之將永綏之山川出雲古言祠之崇堂豐堵  
耆老相宇戒而叫囂毋作神侮拾級有敘勿黷貨以沮神  
告萬年天子受祐

奉化州開河碑

奉化諸溪至龍潭畢會汪洋衍匯陂塘澗溝合流赴資國  
紆行凡六十里始達于江歲霖雨不時溪江相迎上下交  
射漫流田堤或漂民廬舍昔之爲政者懼焉於是築埭善  
坊潦至則泄旱則瀦以灌輸由資國埭注市橋循三山爲  
廣平湖凡言湖通畎澮也湖之下有斗門必嚴其水則至

是通鄭家淫古有陰溝或爲淫溝皆取以達水今言淫名  
之省聲之訛也溪至是循明山稍折爲揚橋水以折始善  
行將達江復限之爲縣門曰進林曰常浦又益限之以埭  
曰車耆提闕有程則水旱不病今之善吏治者挈挈奉公  
上不自保政不能及此廣平馬侯驥德至州曰皇元陞江  
南縣爲州實祖戶口戶繁租瘠何以稱綏惠田疇蕪闕茲  
惟殿最首吾視茲土抑溝洫漫滅以害吾民邪遂窮上源  
首資國耆老咸言市橋達車耆有故河往宋舟楫聯絡今  
趨江以行驚駭濤浪商賈不赴而市用益匱濬廣復舊則  
民其有瘳遂遵市橋至陳橋具畚鍤表淡廣未及終日而  
遺石斷絕皆舊蹟儼著至何家埭或曰是郡乘不登積爲

清容集卷三十五  
九  
豪民利水至是當行何障固焉於是決隄仆石埭復置卒  
守水門亦如之易資國埭爲水門別立小柵以謹通塞廣  
平增斗門志舊有贍卒租亦復之於是昔之言紆行六十  
里皆得舟行以達于江矣史遷作河渠書能吏所紀塵一  
二數謝太傅守淮南水利博濟則自方之以召伯謝公偉  
功迄不廢馬侯之政良近矣乃係以詩俾勿墜詩曰

閔閔汗萊舉趾厥艱婦饑子任火墾水芟相彼高下粵昔  
廡蕃有隄相之有泉養之崩奔交來設險以防彼防弗亟  
時其雨暘謀于在野集作會節低昂疏儲究爾墜遏饕強  
恣專訖孰俾是罰馬侯自南宣承皇風相攸以圖鞠草茂  
豐耆艾交謁茲焉商功千鋪剖壤頽堤赴壑宛其遺基白  
石鑿鑿復常彌堅匪夸以丕作泉流湯湯陰洩陽潏江流  
馬奔懼而舒徐千帆縈紆入于市區河旣復址侯斯戾止  
嘉穀羨穰甘棠蕤蕤維河之新告來者勿替

碑陰

凡大工役必資僚屬長官某同知某判官某吏目某實  
僉贊之州民之耆長大家某等歷考舊蹟且佐厥役吏  
奉令曰某等董工庀程州之南復有梁家灘 碑戚  
家溪悉濬治之足溉田萬畝開河績最著庸附碑右以  
見侯政小者亦若是

許州衡君去思碑

至元初詔議立五事爲牧民根本後數歲憂其有不奉行

清容集卷三十五  
者輒總覈敦厲又時遣重臣循行以振植之大德七年分  
命宣撫使糾嚴黜陟多罷所居官獨未聞有治行第一入  
徵爲謀議邇臣者使者以功狀上丞相府府下東曹掾掾  
守法謂事任固當是束狀入書度不復省由是誑墨抵背  
歲率常書于憲部夫法不足以成政先王馭臣必先之以  
序爵其不幸而奪廢之者誠不忍於人也民爲天下本郡  
縣守令常長於民民病其長歲有所黜率天下之民常不  
善其長民獨何心哉余每過通邑大府碑首高下表植衢  
道讀其行事無一不皆古循吏而焯焯在人耳目又若相  
反甚者謂懼其威使而以媚夫人之爲也俗媮而日艱濟  
之以淺薄之論上益以不信則是守令考課蹈規襲常安

所從超越哉皇慶癸丑秋七月天子遣御史分察天下牧  
民賢否咸屏息俟命國子助教許昌趙君師顏言衡大夫  
氏守許賢解官三年矣其承大夫者亦已去過時而政存  
可以登紀子職在太史不溢美不希諂宜表石以昭永毋  
固辭桷謝不敢則又曰余叔父廉訪公師表河南置論少  
許可言大夫賢無異語誠不憚書衡大夫事第以州里嫌  
故遂雅屬子桷始謝不辭於是退以其郡士劉君廷瑞耆  
長郝守寧之狀撫而敘曰大夫爲州質靜無亢異視民便  
害默計而成除之州賦戶二百歲久亾絕無所徵別輸他  
民以遣責民莫敢訴許爲要衝遞馬戶率多逃去竟三歲  
以民籍戶四十二代之戶代而民籍徭調如故大夫請于

清容集卷二十一  
官而悉除之厚風俗敦尚孝讓考漢魏塚墓若陳太丘而  
下立鄉賢堂以祀于學復構廊宇以庥諸生而使之竟業  
臨潁縣有鄧艾口故地河南檄大夫按視將屯之大夫署  
筆曰鄧艾故屯由魏下千餘歲未嘗復今有民若干耕其  
地墳壟居室環地左右一旦官墾闢大不便願俾民以已  
耕田歲入官賦猶屯田也河南是其議民往謝之大夫曰  
吾職也何謝爲今世揭揭然以商權爲仕進路使大夫廣  
屯穀名得十萬石顯要可立致不忍數百民命爲備許人  
之思大夫宜社而祝之相與望其儀于天朝以德我許人  
者日永久乃繫之以詩以篤不忘大夫名佐字君用廣平  
人詩曰

瞻彼具茨英英其雲不稷不徐粵維邦君邦君之來我民  
不聞曰秋而嘗曰春而耘木之寵從維侯之宅侯轡在掌  
言戾于學有挈有任亦仰其角亦飲其醕言攷耄耄潁川  
之流其下黍稌嗟余遠祖及我鯁寡是播是莚曷余敢震  
侮潁水之湄戢戢其牛利言鼓簧將復其陂陂云當復云  
誰之來邦君痛痛維衡大夫大夫言邁匪愠斯怒有翬者  
居有墳者墓咎匪我執言遵其所陂既完矣大夫旋矣熟  
而豚肩進其粢矣曰我不敢嘗爾歸爾鄉墓門之柏烏飛  
彭彭中田之廬倚桐稜稜云昔不如今永歌以康侯歸其  
組三載云遠許民之思復日以旦侯車在東彼從如龍侯  
車偃里誰爲之朋有弁斯綏大庭團團瘁躬在公匪食其

清容集卷三十五  
三  
飡式昭去思攻珉以鑄嗣初維終慎永我傳

華嚴寺碑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靡違時則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朝茲爲道里得中稽眾契龜僉告允吉因城而名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世祖承大厯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貢效牽咸會同于開平由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敘商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廟學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於東西化俗警蒙相須以成具訓淵遠將

垂憲永以爲民則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粵維皇祖置慮宏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臣某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仁宗陟方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百頃安食其眾至治三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畱守司同知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桷竊以爲天地生物

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大雄氏則亦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爲物爲變至於摩盪輻輳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使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爲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淡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羣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桷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縝緻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交磊落有大計因得見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

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羣生厥性有恆驕鷕忿鬪失常是行沈昵昏惑執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真慧永證巍煌華嚴窮珍極瑰龍伏藻井雲凝瑤臺積香浮浮側瓴枚枚耄稚畢觀心掉膽摧相旣永離虛空如埃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仁皇益闡乘教維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萬卜年刻



清客集卷二十三  
四  
銘堅珉

興福頭陀院碑

興福院在都城保大坊北院既成其主僧尼捨塵以其狀來謁曰捨塵王姓膠州卽墨人也家世素奉佛今之言佛教有三禪以喻空教以顯實律則攝其威儀禁妄絕非鼎立以陳融會莫究惟頭陀教吾佛宣演形色自然汨其紛華而悲惱集焉外守或懈內持益離參而範之將釋諸塵以成安樂若是者誠有端緒矣教始於西竺盛於齊梁皇元建國今其教凡十傳捨塵始與其徒劉普照誓志游京師刻意問道日唯一食精嚴自牧以勞役爲調伏菲薄爲精進草茨安寄束身堅忍至元中今平章政事王公毅樞

密副使吳公珪福建宣慰使李公果見而異之始買今院地至大德 年平章政事賈公某邇院居審捨塵積行無退意遂與其夫人林氏引見于皇后下教出財帛建其殿曰慈尊俾開府知院月魯公暨賈公奏其事於皇帝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皇后私府輸助之延祐五年院告成復奉宸旨禁護而掌其教者錫名清修妙行以褒美之是役也齋庖廡室皆捨塵所鳩建嘗謂釋氏之說福田利益姑警誘盲駮若曰離愛辭榮非感物而動者也真性虛湛奚假於外則其說近矣詞曰

粵昔能仁蟬蛻侈華綉縕泰始雪霜勵磨厥性眇微五采眩訶毀形壞衣其儀不頗空假廣陳蕩恣斯病佩規帶衡

迄莫內省茲惟艱哉爰參以竟惱由樂積煩以欲騁除彼  
 垢紛曰執中無競女德效坤靜於鴻濛維大雄是師頭陀  
 是宗人憫厥勞熙然以充善士日來格于羣公三宮清穆  
 昭事孔肅鑒觀宇縣作極錫福夸榮逐魂是究是度秉持  
 法權俾民不黷伊教之興泊然繼承千巽固室百礎拱楹  
 式尊其初匪維誕矜戒爾後人戰兢永寧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元 袁 梅 天 譔

神道碑銘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銘

梁公諱禎字用之大名元城人父金吾公干為大名兵馬  
 都總管既卒長子汴襲職會用兵江南復籍新軍別擇將  
 家子統領中書樞密二府議以汴兼領公擱然曰兵事至  
 重寧能使吾兄獨受責邪禎宜行死國效命弗辭也二府  
 壯之攝授以新軍千夫長俾鎮睢州帥領兵將渡河攻宋  
 宋將夏貴迎拒遂領所部分擊斬首若干級帥上功狀拜  
 為真中統三年李壇叛攝本軍帥出擊功益最壇受擒方

海容集卷二十六  
○三十一  
壇叛山東時調發旁午壇善戰故將士多失亾壇受誅軍  
帥俱恨之議悉屠其黨公密白宗王哈必赤曰壇逆黨非  
土著俱東南狂士宜汰擇以安新土宗王然其言從攻襄  
樊功益著加授武略將軍至元十一年鎮邳州十三年王  
師渡江州郡望風下常州獨守世祖皇帝命大帥率堅銳  
併圍之州嬰守益固有將築橋登城城弩中將死檄公代  
將卽輦木石齊城雉剗其險塹緣附以登城陷第功授武  
義將軍佩金符後改鎮嘉興羣盜出沒江湖伺疑釁竊發  
獨展誠撫綏申令飭罰使不能少越繩墨會歲大饑捐已  
儲粟以食餓者郡益寧靜性沈默善計事天性孝友出於  
自然始公之考金吾衛上將軍當金亾時傍邑盜起侵掠

金吾率眾列柵守鄉土天兵南下越境率父老持牛酒犒  
師城以降得完宋將彭斌渡河城中大震按其首亂者誅  
之辛卯歲郡將蘇椿叛入南大將阿朮魯怒將屠城金吾  
率宗人悉輸金帛詣軍前請命卒獲免公之妣張氏訓整  
有則金吾以兵亂失元配董氏踰二十年董氏還夫人卽  
歸家政退處裕如也噫觀公卓然成就蓋其家教有自再  
世樹德傾身出口活人於大難其豐報蓋有以也王父而  
上兵難事遠不獲考至元三十年年未七十願解兵致其  
事大德元年正月某日卒于里舍年七十有一其年四月  
某日葬祔大名府西南白水村之先塋娶張氏大名織染  
局提舉津之女子紹祖襲爵佩金符仍鎮嘉興嚴重遠慮

鎮遏表慝悉不使入境後鎮烏江詢盜蹤跡在海浦遣兵  
擒磔之郡鎮肅然延祐四年年六十終于軍四月某日禘  
先塋公女二人長適李居忠溫州路照磨次適張鉉濬州  
判官紹祖娶天水郡侯秦穩女生子女各一人曰成襲祖  
職佩金符娶大名府安撫使宋天祐女女嫁承直郎佩金  
符潁州萬戶府管軍千戶劉興興之父中順君今爲雲南  
屯田萬戶府同知桷與之游最稔善議論嘗言昔時離亂  
大名城中幾駢首就死獨賴梁金吾得全活空郊敗井隱  
然鋒鏑遺跡猶在厥今梁公子孫世顯抑爲善之報善有  
傳往史良不誣也輿以事狀來請銘乃不復辭銘曰  
草昧肇區雷雨風驅崩角喪元孰完厥居業業單壘斧鉞

就屠壯哉金吾請命發途稽顙瀝血氣填以獻春冰朗日  
稚毫夾扶或偃或興聚其室廬是生武義趾嫩以繼粵維  
叛臣率黨狂獬交兵飛芻靡有寧歲旣殲彼魁乃徒斯雍  
武義曰吁罪有等第宜磔其兇此土何戾再世興仁陰功  
齋齋如璞斯玉如山斯雲大田多豐曷耔曷耘番番餘齡  
終樂里枌靖共以儀不瑕以溫金符後先祖曾子孫白水  
之域松柏茂直爲艱斯通爰表初植大名之城大耄日隔  
永言金吾曷其有極煌煌譜宗接佩踵烏有來墓門肅立  
以式公德允昭後裔承則

資善大夫資國院使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左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諡貞惠玉呂伯里公

神道碑銘 并序

至元二十九年世祖皇帝詔立肅政廉訪司監治諸郡濟南陳公 實治慶元按覈官吏大小餘百人故工部尙書資國院使順義郡公時爲治中獨受委任條其不便於民者上府力去之會大饑乘驛詣行省言慶元瀕海地陜隘歲熟猶仰給他郡非官賑給將移徙不便執政然其言爲發粟石四萬後爲廉訪副使復治慶元遺愛炳著耄稚一日迄稱敘不置大德中桷備員翰苑屬時公爲侍從每得奉議論必厯問衣冠緒族惓惓於舊治彌厚公薨將十年其子和上以儒雅善正論擢監察御史桷亦待罪集賢相與言公遺事御史則曰子實知吾先公爲詳且神道之

碑未樹子宜爲銘桷謝不得辭遂次其官闕世譜而爲敘曰公系出玉呂伯里氏諱伯行大父阿魯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騎射父忽都勇冠軍伍天兵定中原因從征冒陣略地以積功領南宿州軍分鎮蘄縣後家于大名路之清豐縣焉公幼歲失蘄縣母夫人徐氏躬牧蒔紉織以贍稍長命從學里中張蔡公尹大名見而奇之後從丞相阿朮公征襄樊南渡江率先登復從丞相阿答海鎮揚州議以州所領四萬戶軍移鎮鄂而易鄂兩萬戶軍更戍於揚奏已準白於鄂省丞相阿里海牙使者相望訖不肯發軍淮省丞相念非公不能辦卽乘驛宣上旨語竟鄂相色赤反目公前曰丞相何怒受上旨怒怒且不敬丞相懼答曰吾

怒阿答海公復前曰上旨非淮相所造公怒殆怒上願亟歸相益懼具酒食謝悔乃發軍丞相奇之錄其勞以通國語專奏對歲率乘驛六七返世祖見而喜曰是黑髯使臣復來矣至元二十二年授承事郎調金壇縣長省執政官計慮江浙事繁夥非條達敷對莫能稱上意時征日本事不便念所使有詰難必忤旨遂選公驛奏奏至卽罷兵遷承直郎行省理問官省中事急速必命公詣御前皆得允旨以歸世祖曰伯行昔朕以黑髯使臣目之今察其相貌誠溫暖絜正俾以重任宜無負相桑哥方柄政寢命不下卽再守舊職丞相移省江西征獠寇奏公自輔授奉議大夫行省都鎮撫二十九年授慶元路治中慶元多故宋公

相家時翰林學士王公應麟閉門不納客公首尊禮開說俾學者師事之里胥躡躐士族著片紙叱名立召庭下公責吏數罪俾書故官吏復聚謀行權酷法壞富室釀具當益官利三倍公毀其牘不行州民某氏某以事遁江淮間傳王旨起大家十餘姓徙置淮南傲睨指畫莫敢忤郡貳南士也益張大翁霍公察其姦利曰民籍始定上計此非淮南分地曷得徙願上省白事卒止之承接聲影纍纍蚩氓爭願出其門下會僞造印牒事敗大興路獲得其所署僞籍下郡逮捕公時再爲理問羣氓造庭叩首伏罪公憫緩其事卒得貫大德元年遷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復分治慶元縣有廢湖總戎官久據湮爲田將輸官租以

清容集卷二十六  
五  
絕口公立決以漑民田撫循瘡痍磨刮驕冗者素所習知而獨於鄉校諄切訓諭謂爲宣化所宜急至今蓋有賴焉同分治官跡弛日弄事爭上謁出入無禁公手疏力按之太傅丞相答刺罕公審察賢士擢工部侍郎日從丞相騎具言江南弊事數百條丞相首肯之且命治西京賈人積逋鉅萬得其實大德八年成宗召對賜侍宴襲衣十一年成宗崩丞相受遺鎮遏嚴整獨命公掌諸庫藏鍵鑰唯謹諸王會朝頒賚有等日公品節纖粟毋敢譁丞相益器之遂陞尙書至大元年今上皇帝時爲皇太子以本部官見問今何階官再拜謝不敢遂加正議大夫俾稱其職值營繕推佛寺恩賞悉謝不受從皇太子如五臺山頓遞如法

而不病於民賜白金名馬以寵之太夫人喪朞年乞歸里特賜上尊俾祭于墓仍疾趣還朝以視事省更尙書授兩浙都轉運使力丐辭再投資善大夫資國院使復辭不允三年奉旨過江南具條所行事宜卽得疾臥寓舍四年三月己卯薨年六十有一公平居簡默絕聲色謙抑自悶遇事有發發卽不可犯崇善斥惡若飢渴我冠浹衣于于庭廡曲盡恩意所至率招師訓諸子御史之教寔有自來晚自號德齋延祐四年特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諡貞惠娶曲律氏嚴整內治一不累公故所居官益自裕今封順義郡夫人男四長卽御史次貌罕真習儒業以門功讓其季曰教化今爲武略將軍

同知沔陽府事女一適衡山奴江西廉訪司僉事孫男聖  
童銅臺清涼山孫女二長適太傅鐵哥孫伯顏直省舍人  
次適駙馬丞相亦都護朶兒赤長子南無釋迦以是年八  
月甲申葬公魏縣乃爲銘銘曰

伊涼之西沈鷲悍剛挽強策良樂其騰驤天祚神聖授兵  
龍荒湊輯部族以先顏行赳赳功星流電驅顯允宿州  
飛矢執爰裹瘡先登擐甲以趨履彼樂土籍魏奠居篤生  
尙書積學以蘊力揆其本游於鄉校不忤不忿展武誓身  
江流渾渾踣襄擣樊舟濟合盾計其功多司譯省中敷奏  
簡亮走驛歲終黑髯長身儀動帝瞳罷征除徭音詞鴻鐘  
靡忒其行弗矜以辭彼權抑之訖莫疵之再官游歲究覈

謾欺輕疑除蔓納于春熙丞相受命捕獠西江辟公佐戎  
解甲受降彼強先覆轍于油幢摩之沃之革其愚狂佐政  
海壖恤鰥廣賑尊而儒先俾職具訓曰維此土衣冠振振  
勿爲隳辱養真復淳儒彥在堂父老在廡壽母委蛇介彼  
春醕歲亦有康絜而杭稌去馬駢駢執轡如雨公復有來  
爭任爭扶悅其條教激頑蘇枯同列冒慝書章劾鋤端撥  
審官俾執事樞不諱以嚴不激以正庀工斯程賞至偃命  
品秩日崇經國陳政膏竭木萎水涸魚病積憂載馳疚關  
我身計其便宜咋舌莫陳教子惟忠以報國恩不夸其羸  
淑施後人魏縣之原松柏堅貞錫命孔熺哀對以承倬彼  
光大維公之成勒銘表阡永垂厥慶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追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忠宣楊公神道碑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奉辭興師于宋厥相賈某黷悞違信誓郡將悉解體不用命播州安撫使楊惠敏公邦憲襲土守邊至是十八世矣誓于眾曰渝合蹙隘荊州惴不保宋主且已降吾州遠王化聞大國有聖人當署款奉籍俾若等耆稚完聚果後降汙鋒鏑吾寧忍哉眾稽首一口曰公言是無緩於是瀝誠挈州願上職方氏世祖大悅卽璽書慰諭曰宋內附邊臣莫敢後播末奉命宜詔諭汝能

承朕意其悉如宋制授官至元二十二年公薨是生公諱漢英字熙載年甫五齡母夫人田氏攜朝于上京眉目刻削儀矩習如成人上摩其頂熟視之諭宰臣曰楊氏子孤弱可愍母子遠來宜悉以父爵錫襲之賜名賽因不花公之爲仕也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安撫使後加管軍萬戶復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進資德大夫勳上護軍其治邊也改南詔驛道罷順元宣慰司升安撫司爲宣撫司分定雲地以東隸播以西隸新部減郡縣之冗員者若干屯丁之糧三去其一焉黃平素屬播宣慰使幹羅思誘諸酋長詐以爲新闢境獻于朝公發其姦而歸我使恥不勝誣言舊有雄

威忠勝軍思播匿不以告當籍之交州公言納土時已隸籍爲別戶臺審覈如公言使益不得志詣樞密府白其事竟遣使者乘急傳將械公丞相與昔審覈官言無是事而幹羅思卒以擅掠邊民獄具罷歸部蠻桑柘亂省議用兵公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兵久無功而卒以公議相繼請降天兵討南詔道由播大發卒輦運以濟軍食隆濟賊日熾合鄂蜀二省重臣統師出征檄公以民兵從甫出師卒與賊遇公力急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乍籠賊復合拒迄縛隆濟阿女以歸大德四年南蠻盧奔掠劫大姓依險翳自固黎魯在新部者亦嘯劫蟻聚攻守議未決卒命公撫諭二賊請命遂遣戍兵以歸六年詔出師復征蠻命公與

田茂忠率二州民兵專討之茂忠以討他寇未至公獨分兵五道以進賊始卻部蠻爭合從公度深入絕後應乃全師還次黃平七年茂忠始來議分民兵守險而公以疾薨于師年止四十公之治郡殺妖民王忠以絕芽蘖大修泮宮招蜀之名士教厲以化夷俗至元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鄰壤不奉命公卽括戶口租稅籍以進上大器之八朝京師弓矢鞍幣之賜不絕以平南功特賜玉帶兩被璽書俾世守其土預御宴輒與國戚相齒世祖嘗曰此兒聰解殆得天賦仁宗則曰此子貌沈厚類畏吾人復賜譯經佛圖象以寵之二相貞憲王忠獻王尤加器敬性純孝睦宗黨二兄歿道中請于朝而襲其爵寬厚重然諾嘗約以

善馬贈士友友死趣贈之南北冠蓋相依者無虛歲少讀  
濂洛書爲詩文以體要爲主所著書有明哲要覽九十卷  
桃溪內外集六十二卷幼嗜山水九州雄勝悉窮力以遊  
別自號爲中齋子男四嘉貞嘉暮嘉祐嘉禧娶田氏榮祿  
大夫義敏公謹賢之女喜書史善筆札封遵義郡夫人公  
薨之歲秋七月葬于桃溪祖域之東曾祖价宋任閤門宣  
贊舍人雄威軍都統贈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  
顯封威靈英烈侯妣田氏封齊安和政安康郡夫人贈永  
寧郡夫人祖文宋任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  
贈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崇德妣田  
氏封播國夫人諡章靖父卽惠敏公宋任左金吾衛上將

軍安遠軍承宣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授龍虎衛上將  
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  
安撫使累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  
國封播國公妣田氏封播國夫人諡貞順至治二年秋八  
月嘉貞來朝見天子於大明殿拜跪興卽錫名曰延禮卜  
花禮宴如故事嘉貞昧死言曰先臣歿有年卹典未獲敢  
以請詔下翰林禮部太常趣議追錫乃贈推忠效順功臣  
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忠宣田氏亦  
封播國太夫人而以忠宣所受官襲其子嘉貞爲資德大  
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  
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嘉貞踵

門言曰子職在太史植德彰善宜以傳信先公隧碑未立願有述桷謝不得辭而為銘曰

播唐內州鮮于啟兵憬彼西夷蹂躪弗庭虎欲洩洩谷川震騰乾符鼎移五季嗣興維并楊氏太師肇初往理其疆以黜以鋤相繼象賢執武霆驅奕葉昭宣臣宋奉圖中令之支踵德趾燉再世死忠守節彌勵枕戈復讐斬首以謝煜展功贄貢不替宋社踰南間道以前是生忠顯擐甲開先三帥締歡痛不有年立廟錫封歲時牲牲由太師以降十有四傳崇德效奇拯民脫危貽于後昆惠敏攸祇實天有命我弗敢違委心效誠世祖色怡審彼逆順朕不汝庇恭承赫奕恪事四帝弱齡奏言曾臆默計宵征邁途救

敵鍛鏑或諭以生或矢以誓提鄣一方不泯世勳盛德云  
法如山出雲壽晉爵穹奚憾之二云揭碑隧門萬子孫紹聞

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同知騎都尉開  
封郡伯馬公神道碑銘

鳳翔府兵馬總判公諱昔里吉思以忠節死難廟食於治所汴為金南遷都作褒忠廟悉合享死事之臣兵馬公預焉兵馬贈恆州刺史鎮國上將軍夫人王氏太尉明德公女方公提孤兵守空壘力抗不敵盡室投巨燄一媪抱嬰兒以逃是為禮部尚書諱月合幼歲悲憤感厲其先居天山因以兵馬官為馬氏植德秉志贖士人之為孥者後皆為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焉禮部子諱世昌為

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傾貲粟結雋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  
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潤字仲澤父卽以文墨入官初署荆  
湖道宣慰司令史遷吉州路經歷陞兩淮轉運司經歷改  
太平路當塗縣長官再調常州路武進縣長官進奉訓大  
夫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皇慶二年卒於漳州實十一月  
某日年五十有九其佐荆湖調漕舟討夔府山壁夾江峻  
矗膠木葛藟率藏敵者以衝突公上計帥府焚伐蔽翳取  
木藟結綯索挽舟銜尾以進漕事乃不缺在吉州治豪民  
絕其柄持郡守以刻急自任公以寬輔之郡事不撓有劫  
盜獄株連百餘戶閱牘讞論止坐十餘人守終不能以奪  
也爲轉運幕商人爭後先歲終鹽直不售公請刻籌第甲

乙實巨甬俾商人自揲以抽鹽卒以辦縣當塗上疏言括  
馬料民徙戶增賦爲不便時柄臣桑哥力主議公獨以邑  
宰能奮言之其治武進如當塗刑其無良者而貸假之觴  
詠簡適皆相慕以化有拾松薪易酒滓尉以盜論公慰釋  
之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弟子員以食光久而用武地  
司馬丞相生于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  
會有言利者請籍光閒田歲可得粟十萬石河南省下其  
事公執筆不可署吏固請公曰官可免筆不可署卒不行  
州無茶租民間採山谷微末以食轉運司掩捕抵法會奉  
使出諸道問疾苦公疏所以轉運生事者各降官三資漳  
州負海障崖龍巖漳浦數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

漸寧謚會有言漳州地產水精卒以獻言者代公始罷當  
塗時居儀真幾十年母夫人張氏語家世官簿微警之乃  
復仕所爲詩曰樵隱集若干卷觀其命名足以知志意矣  
韋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輟所得俸高下賢否以奉  
而其教子晷刻不可置以門功讓其弟禮長子祖常皇慶  
初桷得交于京師其爲文詞澹湛有師法嘗默器而期之  
科舉行祖常試汴梁南省皆第一於廷對以尊國氏族爲  
第二祖義鄉貢進士祖烈江浙行省宣使祖孝與祖常同  
登進士第將仕郎陳州判官祖信國子生試中承事郎同  
知冀寧路保德州事女二長適金雲次適劉某孫男五人  
武子以公蔭授將仕郎監常州路宜興州稅文子獻子懿

子惠子女孫五祖常官翰林應奉時請于朝贈尙書爲正  
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謚忠懿夫人白氏追封梁郡夫人公  
亦贈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開封郡伯  
夫人楊氏追封開封郡君於是郎中之夫人張氏年八十  
有四矣祖常今爲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願  
以其封婦者回授于張夫人噫盛矣哉某年某月某甲子  
將葬公于光州西樊原桷辱爲文字交知且淡乃來請銘  
銘曰

節以起宗儒以紹傳誰其任之宗伯維先再世是承漳州  
象賢佐政慈寬智名不居養其熙光發于詩書尊聞厲行  
飭躬日劬載籍之蘊心聲爲言仰止不愆茲爲德源積小

滎陽集卷二十六  
以高本本元元雲興崇山百穀穎粟鑒觀厥初豐報匪吝  
揭其德華昭銘以述

武略將軍裕州知州李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略定函夏以河南北要害爲分地徵科供索從  
守令取其版籍缺落富瘠莫能考至憲宗用兵西南調發  
煩重推擇宜民人者爲尤難時則有若故武略李侯排解  
勸勵鄉人德之死逾數十年仁聲善政歷歷在口耳在昔  
考循吏由身後始定今於是見之侯諱英字彥臣滑州白  
馬縣人弱冠襲叔父宥爵以宣武將軍知滑州立條教惇  
孝讓會歲饑賦入莫能輸率其州民見世祖于汴啟曰兵  
興值饑民卽逃亾將使此州爲空城敢昧死請世祖動色

從其啟中統元年蝗食桑蠶賦病民獨建言約秋熟竝取  
果逋負當以身任後至秋悉如約以入滑隸大名遠三百  
里糧餉轉輓不便侯請儲本州候遠近朝廷是其請方兵  
興時鎧甲糧餼率從豪民稱貸子母轉息旬月相倍豪民  
倚州督取復入見于上言不可陳對感切下其議執政執  
政咸是之由是官償其本去其倍息別爲內府籍以誌本  
始行田諮詢旌別勤惰如是治滑者三十年至元二年改  
順德路判官尹清豐南宮兩縣二十一年授武略將軍知  
裕州二十五年改知房州所至以治滑爲準而滑以久任  
其事益章灼可考不妄嘗言叔父撫我良厚今得以宦業  
自拔卽歸其爵兄子儀觀脩整酬酌庶務靜要而理得才

不盡用多士惜之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娶  
郭氏先一年卒卒時年七十學浮屠法慈儉有度靡密總  
核允宜其家夫人有助焉是歲合葬于白馬縣大吳村曾  
祖義祖信父祐二子長元德奉政大夫龍陽州知州次元  
忠朝列大夫慶元路治中女四適和義郭君寶馮德臨魏  
仁元德娶張氏子二熹燾燾蚤世女一適郭從道元忠娶  
孫氏子二熙杰女一適郭守中始元德以給事東宮授贛  
州判官元忠佐御史府授新淦州同知公及見之戒曰壯  
歲長民宜清謹自重我昔罹兵艱赤手立職業若等展世  
勿棄暴則先德永有紹我語弗可忘也今二子所至植立  
滑州之效於是乎見之桷待罪太史預修累朝諸名臣列

傳是則滑州行事宜有紀謁告歸里元忠以事狀請銘銘  
曰

粵若生民大君長之幅員苾苾牧守是資飢匪設糜疾匪  
命醫承化觀風察其阨疵展也李侯百羅是逢誅管援溺  
不希其功天聽匪高矢言率從不苛以夸不阿以容社有  
美榆田有嘉穀輿言無浮唯侯斯祝侯云逝矣厥績謬謬  
種德孔深豐報有僕白馬之原松柏茂鮮詢彼耄倪遺愛  
是言家教允遵罔有虧愆爰表銘詩孫曾永傳

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蔡公神道碑銘  
延祐年紀丙辰仁宗皇帝推恩羣臣考視品秩榮其祖禰  
及其曾大父由是單父蔡侯衍以簽事廉訪贈府君諱良



輔汝弼甫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驍騎尉單父  
縣子妣李氏單父縣君泰定元年新天子下詔大賚內外  
俾就所居官皆錫命蔡侯時爲慶元路總管又贈嘉議大  
夫 路總管上輕車都尉 郡侯妣某氏 郡夫  
人桷謁告歸里侯以郡侯事狀來請銘詳厥原自則由侯  
之祖父總轄府君諱旺始總轄嘗語于單父君曰吾遠祖  
世居徐州樹善不懈吾祿弗及食汝必有後後果興汝其  
與榮焉單父亦嘗語于侯曰汝祖訓語猶在耳若兄弟仕  
進皆祖德啟佑總轄當金南遷時限河南爲內界禁不得  
渡河歲大饑民爭就食河北潛戒舟夜渡所全活不可紀  
金愈迫河南亦轉徙皆竊據自保郡人丁統領集眾萬人

爲宋前導總轄往依之署以部伍徐說曰宋師入汴兵弱  
不可用彼將無固志難與共事統領從其策歸兵爲農而  
宋將卒敗衄以遁所居曹州鄉曰東村有孟氏善居貨自  
厚總轄避難因家焉後與孟相雄長而卒以米帛賙其閭  
里之貧細歲鬻鹽增滲淤算以售市悉便之至元十九年  
八月卒年八十有三集其姻黨與素往來者敘遺言端坐  
以逝夫人孫氏閨十有二日相繼卒治葬東村闢板塋舊  
所乘馬負衣冠以從至塋悲鳴躑躅卽死讀其行事則單  
父之追命侯兄弟膺仕之效實總轄君啟之單父天性明  
朗其所待接與其父率相類官雖卑一毫不以病民民益  
宜之家僮久役服者毀其約俾自便僮不忍去願服田以

清河集卷二十六  
終老年八十一得與東帛令以卒卒時在大德十 九月

某日夫人李氏權某州之女俱耐于總轄塋所衍以臺察  
官入仕其行事正不近名去袞黜妖愷悌以宜于民而寬  
厚有度迪祖父遺訓復以燾後興蓋未可測也季曰衡

大夫趙州尹女一適汶上李 孫五冲霄敏學山住某

某孫女三適石定安石公安孟欽曾孫一奇山稱嘗謂爲  
善無不報根固膏沃彌積以興責成旦暮考其所爲不能  
以遠久宜矣若蔡氏祖父是誠可紀銘曰

水蹇於山積流必東磅礴委順不希其逢有截之椿鬱兮  
輪囷秀儀長身襲和服醇匪高其門厥慶日增如茨之茂  
如木之升父緝子承既壽且康詔爾諸孫以受簡穰厚德  
匪浮是庸紀錄表于隧門以闡以續

清河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清河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七

宜稼堂叢書

